



87418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九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

李善 張銑

呂延濟 李周翰

劉良 呂向 註

碑文

頭陀寺碑文一首

善曰天竺言頭陀此言  
斗藪斗藪煩惱故曰頭

陀

王簡栖

善曰姓氏英賢錄曰王巾字簡  
栖琅邪臨沂人也有學業為頭

陀寺碑文詞巧麗為世所重起家郢

州從事征南記室天監四年卒碑在

鄂州題云齊國錄事參軍琅邪王巾

制濟曰姓氏英賢錄云王巾字簡

文選卷五十九

一



栖琅邪臨沂人也齊朝起家郢州從事後爲輔國錄事參軍

蓋聞挹朝夕之池者無以測其淺深抑蒼蒼之

色者不足知其遠近

善曰家語曰孔子觀於魯相公之廟有歌器焉使第

子挹之水毛萇詩傳曰挹盪也枚乘上書吳王

曰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挹朝夕之池相子新論

子貢謂齊景公曰臣之事仲尼譬如渴而操杯

就江海飲飲滿而去又焉知江海之深平挹於

入切盪勾愚切莊子曰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

遠而無所至極耶韓詩外傳子貢謂景公曰臣

終身戴天不能知其高 翰曰挹酌也朝夕池海也蒼蒼之色天也 況視聽之外

若存若亡心行之表不生不滅者哉

善曰僧肇

視聽之所不暨四空之所昏昧管子曰聖人之

道若存若亡援而用之沒代不忘竺道生曰心



行心所行之行也維摩經曰畢竟不生不滅是  
無常義也向曰目無所見故若存若亡心無  
所繫故不**是以掩室摩竭用啓息言之津**善曰華嚴  
生不滅也經曰佛在摩竭提國寂滅道場始成王覺法華  
經曰寂滅無言也僧肇論曰釋迦掩室於摩竭  
鄭玄論語注曰津濟渡水處良曰掩室謂歛  
心入靜也華嚴經云佛在摩竭國處寂滅道場  
此言歛心於摩竭之**杜口毗邪以通得意之路**  
國用開不言之道也善曰至理幽微非言說之所及掩室摩竭示寂  
滅以息言杜口毗邪毗然默然而得意維摩經曰  
佛在毗邪離菴羅樹園佛告文殊師利汝行諸  
維摩詰問疾文諸師利問維摩詰何等是菩薩  
入不二法門時維摩嘿然無言文殊師利嘆曰  
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  
門僧肇論曰浮名杜口於毗邪莊子曰言者所  
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也銑曰杜口謂不言



也同然語彛倫者必求宗於九疇談陰陽者亦

善注研幾於六位

善曰真諦無言俗諦借言以明理故此明言之用也尚書武王訪于

箕子曰我不知彛倫攸敘周易曰夫易所以極深研幾也又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王弼曰六位爻之文也濟曰彛常倫理也言欲語理人之常理者必求事於九疇疇類也九類一曰五行二曰五事三曰八政四曰五紀五曰皇極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徵九曰五福翰曰六

位易卦之六爻也是故三才既辨識妙物之功萬象已陳悟太極之致

善曰此顯言之功也周易曰易有天道焉

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又曰神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孝經鉤命決曰地以舒形萬象咸載聲類曰悟心曰解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向曰三才天地人也翰曰太



極天地之始

言之不可以已其在茲乎

善曰言所以識物悟太極

者皆藉言明之不可止者其有此乎左氏傳叔向謂驪蔑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

以已也如是良曰已止然爻繫所筌窮於此

也言廣大無窮故不可止域善曰爻六爻也繫繫辭也因爻以立辭亦因辭以明理也故爻繫之所明窮生死於此域

也莊子曰筌所以得魚得魚而忘筌筌捕魚之筌莊子以之喻言大智度論曰二乘以生死為

此岸則稱銑曰繫繫辭也謂所絕形乎彼

筌期也此域謂道也岸矣善曰至如涅槃妙旨非言說之所能明故稱謂所絕現於涅槃之彼岸矣僧肇論曰

玄極無名稱謂絕焉鄭玄禮記注曰稱猶言也

王逸楚辭注曰說謂也涅槃經曰心無退轉即便前進既前進已得到彼岸登大高山離諸恐

怖多受安樂彼岸山者喻於如來受安樂者喻



於常往大高山者喻大涅槃也。大智度論曰：亦以涅槃盤爲彼岸也。翰曰：稱謂名號也。言天道無名，故名號絕。彼岸者，引之於有，則高謝四流。彼岸謂覺悟也。推之於無，則俯弘六度。善曰：彼岸絕乎稱謂者，流而現無，若推之而入無，則弘六度以明有僧釋肇維摩經注曰：不可得而有，不可得而無者，其唯大乘乎？何則？欲言其有，無相無名，欲言其無，方德斯行，故雖無而有，無相無名，故雖有而無。然則言有不垂，無言無不垂，有也。魏都賦曰：高謝萬邦，大智度論曰：欲流有流，無明流有見流。三國名臣頌曰：俯弘特務，瑞應經曰：行六度無極，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諸經以一心爲禪也。向曰：謝去也。四流謂欲流有流，無明流有見流，六度者，布施以廣仁義也，持戒以守信也，忍辱以爲謙也，精進以思敬也。禪定以守靜也，智惠以通其理也。名言不得。



其性相隨迎不見其終始

善曰法離有無豈名言之所得法無形象

豈隨迎之可見維摩經維摩詰曰法無名字言語斷故法無形相如虛空故法同法性入諸法故法相如是豈可說乎竺道生曰法性者法之本分也法相者事之兒也老子曰隨之不見其後迎之不見其首良曰其道廣大名之言之亦不得知其體性實相者也隨而求之迎而望之又不可見其終始之所由也

不可以學地

五臣本作識智字

知不可

以意生及其涅槃之蘊也

五臣本作乎字妙法蓮花經曰昔在學

善曰

地佛常教化言我法能離生老病死究竟涅槃勝鬘經曰音生身無漏業生依無明住學地謂三果意生謂菩薩言能變化生死隨意往生法華經曰諸佛弟子眾皆如舍利弗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不退諸菩薩亦復如是不能知周易曰乾坤其易之蘊邪韓康伯注曰蘊淵奧也



濟曰言不可以識智廣博而達其理不可以習  
意所生以及其事者寂滅之道積之也涅槃寂  
滅也蘊積也  
**夫幽谷無私有至斯響洪鐘虛受無來**

**不應**

善曰周易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尚書大

傳孔子曰夫山生材用而無私為焉四方  
皆伐無私與焉論衡曰呼於坑谷之中響立應  
禮記曰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  
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劉熙釋名曰鐘空也內空  
受氣多故聲大也文子曰虛無不受靜無不持  
牽秀相風戲曰故無來而不應今何適莫之足  
嬰翰曰幽深之谷本無情有聲至則必答之  
以響大鐘虛其體以受和和來無不  
應之以聲佛道於物亦如是無私也  
**況法身圓**

**對規矩冥立**

善曰圓對謂有感知斯對而無不周  
也勝髮經曰涅槃盤界者即是如來

法身僧肇論曰法身無像應物以形千難殊對  
而不干其慮禮記曰古之君子周旋中規折旋



中矩潛肇維摩經序曰冥樞無謀而動與事會  
銑曰阿毗達摩二義一名無比法一名對法也  
圓對蓋謂無滯闕也冥立謂一音稱物官商潛  
與冥昧之道相會而立也

**運**

善曰維摩經曰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  
各得解脫周易曰稱物平施漢書曰聲者官

商角徵羽也  
良

是以

如來利見迦維託生王

**室**

善曰如來佛號謝靈運金剛般若經注曰諸  
法性空理無乖異謂之爲如會如解故名如

來竺道生維摩經注曰如者謂如與如冥無復  
有如此之理從也中來故曰如來瑞應經曰菩薩  
下當世作佛託生天竺迦維羅衛國父王名曰  
靜夫人曰妙迦維羅衛者天地之中史周易曰  
利見大人左氏傳曰會于洮謀王室也  
向曰  
菩薩下當作佛託生天竺迦維羅衛國王爲子  
也  
**憑五衍之軼拯溺逝川**  
善曰僧肇論曰聘六  
通之神驥乘五衍之



安車五衍五乘天竺言衍此言乘五乘一人二  
天三聲聞四辟支佛五菩薩今碑本以爲憑四  
衢之軾蓋梁代諱衍故改焉左氏傳曰楚子王  
使鬬勃謂晉侯曰請與君之士戲君憑軾而觀  
之說文曰出溺爲拯論語曰子在川上曰逝者  
如斯 銑曰如來乘五衍之安車五衍五乘也  
一人二天三聲聞四辟支佛五菩薩也軾車上  
橫木也拯救也言人爲不善有如逝川之流日  
夜不止而如來**開八正之門大庇交喪**摩經曰  
化救之使齊矣雖行八正道而樂行無量佛道是菩薩行僧肇  
論曰啓八正之平路坦衆聖之夷塗大品經說  
八正曰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  
念正定正爾雅曰庇應也莊子曰世喪道矣道  
喪世矣吾與道交相喪也 翰曰一正見二思  
惟三正語四正業五正命六精進七正念八正  
定言如來開此八者大蔭**於是玄關幽鍵感而**  
其人交喪失於道者也



遂通源濟

作浚

波酌而不竭

善曰玄關幽

謝靈運金剛般若經注曰玄關難啟善鍵易關戴逵棲林賦曰幽關忽其難鍵玄風爰以雲類字林曰鍵門距周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

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

喻法海也

文子曰取焉而不損酌焉而不竭莫

知其所由也

銑曰玄幽謂道之深邃也

皆所以閉拒於門者言如來說喻微妙道

行不

門遂通如長源深水酌取不竭也

浚深也

捨之檀而施

去聲

洽羣有

善曰夫心愛衆生而行

捨故大士之捨見不施之捨者及於衆生斯爲

不捨以茲而施故羣有俱洽

大品經曰不施不

慳是名檀波羅蜜

僧肇論曰賢劫稱無捨之檀

成具美不爲之爲也

天竺言檀此言布施

波羅

蜜此言到彼岸也

羣有謂有色無色有想無想

以其不一故曰羣有也

僧肇維摩經注曰鏡羣

以其不一故曰羣有也

僧肇維摩經注曰鏡羣



有以通玄而物我俱一良曰捨止也檀惠也洽徧也羣有謂萬物唱無緣之慈

而澤周萬物

善曰夫行慈者以衆生爲緣衆生爲緣則慈無所寄故大士之慈離

於衆相離相行慈名爲無緣無緣生慈是爲真實以斯而唱則物無不周涅槃經曰得諸菩薩無緣之慈僧肇論曰禪典唱無緣之慈思益演不知之知泥洹經曰無緣者不住法相反衆生相釋道安曰解從緣散周易曰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向曰大事之慈空中而行空中行慈故爲無演勿照之明而鑒窮沙界善曰天以明緣之慈照窮而勿照之明猶無得之得無得而得斯爲真得故勿照之明斯爲真明矣演真明而廣照何止鑒窮沙界乎僧肇論曰至人虚心真照理無不統而靈鑒有餘金剛般若經曰諸恒何所有沙數佛世界如是寧爲多不濟曰演廣勿無也大聖無私萬品無有不盡照者故以無私



照之明而鑒極  
於沙數之界  
**導亡機之權而功濟塵劫**  
善曰機謂

機心也權方便也夫以機心導物物斯以機心

應之物有機心則結累斯起故誘以無機之智

何止功濟塵劫乎僧肇論曰至人灰心滅智內

無機照之勤辯亡論曰魏氏功濟諸華法華經

曰如人以力摩三千大千上復盡末為塵為一

劫此諸微塵數其劫復過是  
輪曰導引也亡

無也若聖人以有機之權人人以機應則多惑

矣引以無機故不亂焉是功濟於微塵數劫矣

劫猶  
**時義遠矣能事畢矣**  
善曰周易曰天下隨

世也  
**時義遠矣能事畢矣**  
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又曰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  
**然後拂衣雙樹脫**

而成卦天下之能事畢矣

**履金沙**  
善曰左氏傳曰叔向拂衣從之涅槃經

曰佛在拘尸那國力士地阿利羅拔

提河邊婆羅雙樹間爾時世尊臨涅槃史記武

帝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



耳拔河一名金沙河也

銑曰言如來演行聖

化功濟微塵拂衣於婆羅

樹間脫屣於金沙池

中將歸乎涅槃示有所終

也樹謂婆羅樹也屣履也

惟恍惟惚不皦不昧

善曰老子曰道之爲

莫繫於去來復歸於無物

物惟恍惟惚王弼曰

恍惚無形不繫之見也又曰一者其上不皦其

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鍾會曰光而

不耀濁而不昧繩繩今其無繫汜汜乎其無薄

也微妙難名終歸於無物維摩經曰法無去來

常不住故僧肇曰法若住則從未到現在從鬼

在未過去遙三世則有去來也以法不常住故

也向曰恍惚不明兒言如來之道不明不昧

無所從來亦無所去身歸涅槃復無質也物質

也因斯而談則棲遑大千無爲之寂不撓焚燎

堅林不盡之靈無歇大矣哉

善曰答賓戲曰聖哲治之棲遑大千



者謂一三千界下至阿毗地獄上非想天爲一  
世界千三界爲小千世界千小世界爲大千世  
界至千中千世界爲大千世界維摩經曰大出  
家者爲無爲法瑞應經曰吾虛心樂靜無爲無  
欲僧肇維摩經注曰寂謂寂滅常靜之道廣雅  
曰撓亂也乃飽切涅槃經曰佛以千疊纏裹其  
身積衆香本以火焚之僧祇律曰如大涅槃經  
說世尊向熙連禪河力士生地堅固林叢樹間  
般涅槃盤於天冠塔邊闍維僧肇維摩經注曰無  
實相無法常住故盡法華經曰方使見涅槃而  
實不滅度常住此說法也良曰棲遑謂游處  
也撓亂也如來游處於三千大千世界雖行其  
化而無爲之心寂然不動終無亂也濟曰焚  
燎人也堅林謂衆木也佛以千張白疊纏身積  
泉香木以火焚之其質雖盡  
其聖靈虛空不可盡歇也  
**正法旣沒象教陵夷**  
善曰曇無羅識曰釋迦佛正法住世五百年  
像法一千年末法一萬年論語曰文王旣沒



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

訖曰正法既沒謂如來已入涅槃也象教謂爲

形象以教人也

陵夷頽壞也

穿鑿異端者以違方爲得一

善

孔安國論語注曰妄作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

以裁製論語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謝宣遠

贈靈運詩曰違方往有乖杜預左氏傳注曰方

法也云得一者鍾會曰一亦道也向曰正法

既没人多穿鑿異端競起違於大法以色相執

理以音聲求真自以爲得道矣方法也一道也

順非辯僞者比微言於目論

善曰禮記曰言僞

摩經曰於衆言中微妙第一僧肇論曰采微言

於聽表史記曰齊威王使說越王齊使曰幸也

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知之如目見毫毛而

不自見其睫今知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匿是

自論也銑曰意順於非成以爲是口辯其僞

理以爲真者則比微妙之聖言於自前狹論也



於是馬鳴幽讚龍樹虛求並振頽綱俱維絕紐

善曰摩訶摩耶經曰正法衰微六百歲以九十  
六種諸外道等邪見競興破滅佛法有一比丘  
名曰馬鳴善說法要降伏一切諸外道輩七百  
歲已有一比丘名曰龍樹善說法要滅邪見幢  
燃正法炬周易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著王弼曰  
幽深贊明也陸機大將軍宴會詩曰頽綱既振  
謝莊爲沈慶之荅劉義宣書曰皇綱絕而復紐  
區夏墜而更維說文曰紐系也翰曰幽讚謂  
遠助佛化虛求謂虛心以求道言此二比丘能  
整頽壞之剛紐繫絕毀之紐帶振整也言大法  
之要如人衣  
有紐帶也  
陰法雲於實際則火宅晨涼  
善曰華嚴經曰  
不壞法雲徧覆一切劉蚪法華經注曰雲譬應  
身則殊形並見順機不徧此則彌布徧覆之義  
也維摩經曰同貞際等法性不可量肇師曰貞  
際實際法華經曰三界無安猶如火宅衆苦所



燒我皆拔濟之

何曰華嚴經云不壞法雲徧

覆一切法華經云三界無安猶如火宅眾苦所

燒也言馬鳴龍樹二比丘能行正法以濟眾

物如雲蔭真境火宅之難乃涼也際境也

曜

慧日於康衢則重昏夜曉

善曰劉蚪曰菩薩負

日又曰諸子安穩得出皆於四衢露坐爾雅曰

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頭陀經心王菩薩曰

我見覆蔽飲雜毒酒重昏長寢云何得悟慈心

示語使得開解

翰曰法華經云慧日大聖尊

父乃說是法康衢道也言二比丘演說佛化萬

物見明如日照於道重深昏暗之處夜中亦曉

故能使三十七品有樽俎之師

善曰言義徒精銳有樽俎之深

謀維摩經曰於諸見不動而修行三十七品是

為宴坐僧肇曰諸見六十二諸見妄也竺道生

曰正觀則三十七品也羅什曰三十七品二乘

通大品經說三十七道品曰四念處四勤正四



如音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八正道分 銑曰大  
品經三十七品言此諸品為佛法之要而二比  
丘興行此法以伏外道亦如晏子於樽俎之間  
而折晉軍也晉欲伐齊使覲之齊饗使者使者  
將亂齊樂曰晏子太師知之使還報曰齊不可  
伐也孔子聞之曰不出樽俎之間折衝千里之  
外者晏子 九十六種無藩籬之固 善曰邪黨分  
之謂也 目固羅什維摩經注曰摩訶秦言無大亦言勝  
大能勝九十六種論議辯亡論曰城池無藩籬  
之固 良曰九十六種謂外道破滅佛法也一  
為說喻真心皆伏悉無障闕若無草木藩籬之  
固豁然 既而方廣東被教肄南移 善曰華嚴經  
以通 佛華嚴經孔安國尚書傳曰破及也周易曰君  
子以教思無窮 濟曰方廣佛號也教肄謂教  
人習法也 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漢晉兩明  
肄習也



並勒丹青之飾

善曰顧徵吳縣記曰佛法詳其始而典籍亦無聞焉魯莊七年

夜明佛生之日也左氏傳曰莊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明也史記曰周恒王崩于莊王陀立十五年莊王崩左氏傳莊公三年葬相王然則周莊王魯莊公爲同時也瑞應經曰到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佛從右脅墮地即行七步牟子曰漢明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以問羣臣傳毅對曰天竺有佛將其神也後得其形像何法盛晉書曰彭城王紘以肅祖明皇帝好佛手書形像經歷寇難而此堂猶在宜成作頌蔡謨云今發王命稱先帝好佛於義有疑張綱集曰盡功金石圖形丹青向曰周莊王魯莊公時夜恒星不見謂夜明也乃佛生之日也

銑曰漢明帝晉明帝故稱兩明皆圖書佛象以崇其法也

然後遺文間

去  
出列刹察

相望

善曰遺文謂經也史記曰天下去遺文靡不畢集大史公曰



漢興詩書往往間出孔安國尚書傳曰三山澄言相望也翰曰遺文謂經也列剎佛塔也

# 什結轍於山西林遠有隨乎江左矣

善曰高僧傳曰天竺

佛圖澄西域人本姓帛少出家西域咸得道以晉懷帝永嘉四年來適洛陽以麻油雜茵支圖掌千里外事皆澈見掌中如對面焉後澄死之月人見在流沙又曰鳩摩羅什天竺人七歲出家什既道流西域名被東川符堅遣呂光西伐破龜茲乃將什至涼州姚萇已殺符堅光遂王彼至萇子興破涼州始將什至長安後卒長安漢書文帝詔曰使者冠蓋相望結轍於道班固漢書贊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高僧傳曰支遜字道林本姓關陳留人初至京師王蒙甚重之年二十王出家師釋道安符丕後還吳入剎王羲之遂與披衿解帶留連不能已又曰釋惠遠本姓賈氏鴈門人遊許洛出家師釋道安符丕後還吳入襄陽南達荊州欲往羅浮



屈尋陽見廬峯遂居焉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迹  
不入俗晉義熙十二年終禮記曰十年以長則  
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晉中興書元帝詔  
曰朕應天符創基江左春秋命歷序曰東方爲  
左西方爲右向曰佛圖澄羅什法師並高道  
之僧也結轍謂教迹多也銑曰道林惠遠二  
僧名並有高頭陀寺者沙門釋慧宗之所立也  
道皆由於吳豆陀寺者沙門釋慧宗之所立也  
南則大川浩汗雲霞之所沃蕩善曰瑞應經曰  
太子出北城門  
天帝復化作沙門太子曰何謂沙門對曰沙門  
之爲道舍妻子捐棄愛欲也釋僧肇維摩經注  
曰沙門秦言義訓勤行趨涅槃也周易曰利涉  
大川海賦曰膠蕩浩汗又曰濯漭濊渭蕩雲沃  
日良曰沃北則層峯削成日月之所廻薄善  
曰  
流也蕩動也北則層峯削成日月之所廻薄善  
曰  
山海經曰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蜀都賦曰陽  
鳥廻翼於高標楊雄反騷曰何恐日薄於西山



齊曰迴照也西眺城邑百雉紆餘善曰左氏傳祭

也薄迫也雉國之害也鍾會懷土賦曰望東城之東望平

紆餘翰曰三版曰一雉紆餘曲直兒東望平

皐千里超忽善曰楚辭曰出不入兮往不反平

信楚都之勝地也宗法師行繫珪壁擁錫來游

善曰毛詩曰有匪君子如珪如璧東觀漢記馮

衍說鮑永曰衍珪壁其行束修其心錫錫杖也

大智論曰菩薩常用錫杖經傳佛像莊子曰神

農擁杖而起銑曰珪壁比有德也擁執也錫

錫杖以爲宅生者緣業空則緣廢善曰言身從

也廢也維摩經曰如影從身業緣生見僧肇曰身

衆緣所成緣合則起緣散則離金光明經曰所

謂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名緣色色緣六入

六入緣觸觸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緣

生緣



老死憂悲苦惱滅聚釋僧肇維摩經注曰諸法  
 之生本乎三業既無三業誰作諸佛良曰宅  
 居也言如緣業皆空存軀者惑理勝則惑亡善  
 虛則存緣之心廢也存軀者惑理勝則惑亡善  
 惑煩惚也言萬法雖廣解惑則起相受生解者  
 身心寂滅涅槃經曰要因煩惱而得有身竺道  
 生維摩經注曰戀生者愛身情也苟曰無常豈  
 可愛戀若能悟不惑而惑自亡矣惑者無復存  
 身也齊曰軀身也言人志若存其身者皆為  
 迷惑至道若知理存道道勝則迷惑無也亡無  
 也遂欲捨百齡於中身徇賤膚於猛鷲善曰禮  
 者謂年為齡齒亦齡也田巴報馮衍書曰百齡  
 之期未有能至尚書曰文王受命唯中身列子  
 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漢書  
 臣瓚注曰亡身從物曰殉李尤七難曰猛鷲陸  
 嬉龍鬣水處翰曰言欲中捨百年之身志救  
 萬物也徇猶施也賤膚肉也猛鷲鷹也稜伽經



云自在天王化身為鵠釋提桓因是諸天王化身作鷹逐此鵠鵠來投我稱已身肉與鷹代鵠

也班荆蔭松者父之

善曰左氏傳曰伍舉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

班荆相與食楚辭曰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向日班荆蔭松柏山野之居班布

也宋大明五年始立方丈茅茨以庇經象

善曰沈約

宋書孝武皇帝即位改元曰大明淮南子曰聖人處環堵之室茨之以生茅高誘曰堵長一丈高一丈面環一堵為方丈故曰環堵言其上也說文曰茨蓋也爾雅曰庇廡也銑曰宋孝武皇帝時也言立方丈之室覆以茅茨之草以置經象也後軍長史江夏內

史會稽孔府君諱

觀善曰沈約宋書曰孔觀字思遠會稽人也初舉揚州

秀才補主簿後除冠軍長史江夏內史隨府轉後軍長史觀音冀齊曰江夏郡名守職處也



會稽郡孔君本屬也諱名也爲之薙草開林置經行之室善

周禮曰薙草下土二人鄭玄曰薙翦草也法華經曰經行林中勤求佛道翰曰薙芟也經行

謂經歷行息之處安西將軍郢州刺史江安伯濟陽蔡

使君諱興

五臣本無興字

宗

善曰沈約宋書曰蔡興宗濟陽人也爲使持節都督

郢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郢州刺史復爲崇基表刹立禪誦之堂焉

善曰維摩經曰佛言諸佛滅後以全身舍利起七寶塔表刹刹莊嚴而供養也良曰刹塔也

以法師景行大迦葉故以頭陀爲稱首

善曰詩曰高山

仰止景行行止彌勒成佛經曰彌勒佛讚言大迦葉比丘是釋迦牟尼佛大弟子釋迦牟尼佛於大衆中常所讚歎頭陀第一通達禪定解脫三昧封禪書曰前聖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爲稱



首者用此者也 向曰大迦葉佛大弟子也言  
法師景行如大迦葉故以頭陀爲寺之稱首頭  
陀斗藪也言斗藪 後有僧勤法師真節苦心求  
煩惱以歸正真

**仁養志**

善曰楚辭曰原生受命于真節曹植擬  
九詠曰徒勤躬兮苦心論語子曰求仁

而得仁莊子曰纂修堂宇未就而沒 善曰國語  
養志者忘形也

曰時序其德纂修其緒 高軌難追藏舟易遠 善  
銑曰纂繼沒死也

魏太祖祭橋玄文曰懿德高軌汎愛博容莊子  
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  
有力者負之而趨昧者不知郭象曰方言死生  
變化之不可逃 翰曰軌跡也莊子曰藏舟於  
壑人以爲固不知有力者負之而趨喻人  
性命爲造化所運忽焉而終言歲月速也 僧徒  
闕其無人樣 棧毀而莫構可爲長太息矣 善  
曰



周易曰闢其戶闢其無人高誘淮南子注曰椽

也椽棟也漢書賈誼曰可太息者此也

曰椽棟也惟齊繼五帝洪名細三王絕業

構起也顯齊書曰高帝太祖諱道成字紹伯蕭何二十

四世孫受宋禪史記曰惟漢繼五帝末流接三

代絕業封禪書曰前聖所以永保祖武宗文之

鴻名濟曰洪大也組猶綴也

德昭升嚴配善曰禮記曰周人祖文王而宗武

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良曰言祖襲武王尊

嚴其父文王以之配天而昭明升舉此道而復

之行格天光表之功弘啓興復善曰尚書曰成湯

于皇天又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毛詩曰建爾

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東觀漢記

博士議曰陰殘去賊興復祖宗向曰格至光

充表外弘大啓開也言宋聖德上至于天傍開



西外又大開惠澤興復積壞之理也是以惟新舊物康濟多難善

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左氏傳伍員曰不

失舊物尚書曰康濟小民禮記晉太子申生使

人辭於狐突曰君老矣國家多難翰曰帝命

惟新而萬物不改故云舊物也安其下人濟其

多難為君之步中雅頌驟合韶護善曰禮記曰

道也康安也步中雅頌驟合韶護步中武象驟

中韶護所以養耳鄭玄曰韶舜樂護湯樂也

向曰韶舜樂護湯樂言國家作規矩中於雅頌

而合其炎區九譯沙場一候善曰十洲記曰炎

正樂也韓詩外傳曰成王之時越常氏重九譯而獻

白雉於周公尚書曰西被于流沙解嘲曰東

南尉西北一候銑曰炎區南方之蠻九重譯

語而來朝天子也沙場亦邊方也一候者以同

候非常之事也一善曰蕭子顯

候者言少邊患也齊書曰明帝

粵在於建武焉



即位改為建武良曰粵乃詔西中郎將郢州

刺史江夏王觀政藩維樹風江漢善曰蕭子顯

王寶玄字智深明帝第三子也封江夏郡王仍

為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西中郎將郢州

刺史尚書曰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又曰彰

善瘳惡樹之風聲齊曰江夏王蕭寶玄明帝

子也藩諸侯也維隅也言使觀政擇方城之令

作藩衛彼一隅也江漢即郢州也

典酌龜蒙之故實善曰方城謂楚龜蒙謂魯左氏

隨武子曰薦教為宰擇楚國之令典毛詩曰奄有

龜蒙遂荒大東國語樊穆仲曰魯侯孝王曰何以

知之對曰賦事行刑而咨於故實也銑曰方城

梵也龜蒙魯也薦教為宰擇楚國之令典魯侯賦

事行刑必問遺訓而咨於故實

言江夏王為郢州亦有此事也政肅刑清於是乎



在寧遠將軍長史江夏內史行事彭城劉府君

諱誼

善曰孝經曰其教不肅而成周易曰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左氏傳先軫曰取威定

霸於是乎在蕭子顯齊書曰劉誼字士穆為江夏王郢州行事者謂王年幼內史代之以行州

府事故稱行事也翰曰誼為江夏內史為王幼內史代行刑事故曰行事智刃所

遊

五臣本作由

日新月故

善曰莊子曰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曰今臣之刀十九

年矣所解千牛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論語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也向曰明智之理斷割之道如

刀刃之利善政來者為道勝之韻虛往實歸善

日新去而過者為月故瑞應經曰迦葉二弟問迦葉曰今乃捨梵志道學沙門法豈獨大其道勝乎迦葉答曰言佛道



最勝莊子曰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與

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

銑曰虛求物物得道既勝實自歸之以此寺業廢於已安功墜於

幾衣立慨深覆簣悲同棄井善曰論語曰譬如

不及泉猶弃井也翰曰慨恨也簣土籠也有

以籠盛土覆而為山少一簣之土而不成山者

有掘井雖深將及泉而弃者皆喻此寺廢於已

安墜於善曰孫因百姓之有餘間天下之無事善曰孫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

而百姓有餘食斬伐養長不失時故山林不童

而百姓有餘材西都賦序曰海內屯匹徒揆日

清平朝廷無事向曰問伺也

各有司存善曰左氏傳宋災使華閱討右官官

屯其司杜預注曰底具也匹婢切毛詩



曰揆之以日作為楚室論語曾子曰籩豆於是之事則有司存

民以悅來工以心競善曰周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莊子曰舜之治天

下使民心競王隱晉書荀勗議曰君子心競而不力爭亘丘被陵因高就

遠起高樓故曰就遠也層軒延袤茂上出雲霓

善曰楚辭曰高堂邃宇檻層軒王逸曰軒樓板也聖主得賢臣頌曰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說

文曰南北曰袤東西曰廣司馬紹贈山濤詩曰上陵青雲霓

向曰層軒廊也延長也南北曰袤飛閣逶迤下臨無地善曰西都賦曰脩除飛閣楚辭曰載雲旗兮逶

移王逸曰逶迤而長移與迤音義同楚辭曰下崢嶸而無地上寥廓而無天

見地若無也兒言閣高下臨夕露為珠網朝霞為丹腴濟曰夕露



朝霞不假於物任自然也珠網以珠  
為網施於殿屋者丹牖以赤飾殿也

### 九衢之草

### 千計四照之花萬品

善曰山海經曰少室之山其上有木焉名曰帝休葉

茂狀如楊其枝五衢黃花黑實服者不怒郭璞  
曰言樹枝交錯相重五出有象衢路也故離騷  
云靡華九衢仲長子昌言曰百夫之豪州以千  
計山海經曰南山之首山曰鵲山有木焉其狀  
如穀而黑其華四照其名曰迷穀假之不迷郭  
璞曰言有光炎若木華赤其光照下地亦此類  
也仲長子昌言曰以一人之好惡裁萬品之不  
同良曰九衢草其枝交錯相重九出也四照  
即若木花其光四照也千計萬品言多也

### 崖谷共清風泉相渙金姿

### 寶相永籍閑安

善曰周易曰風行水上渙金光  
明經曰如來云身金色微妙其

明照曜如金山王又曰光明熾盛無量無邊猶  
如無數珍寶大聚楚辭曰像設居室靜閑安



濟曰渙亦清也金姿寶相言佛之靈象也此處可以長籍幽閑安樂之事息心了義

終焉游集

善曰大灌頂經曰息心達本源是故名沙門勝鬘經曰是故世尊依於了

義一向記說班固終南山賦曰固仙靈之所遊集向曰了覺也

法師釋曇珍

業行淳脩理懷淵遠今屈知寺任承奉神居夫

民勞事功既鏤文於鐘鼎

善曰周禮曰民功曰庸事功曰勞凡有功

者銘書於王之太常國語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却退秦師子輔氏親止杜回其勲銘于景鐘韋昭曰景公鐘禮記曰夫鼎有銘銘者論譔其先祖之德美功烈勲勞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向曰事功謂成也言有成功者必鏤功於鐘鼎之上以示後世也

言時稱伐

五臣本作代

亦樹碑於宗廟世彌積而功



宣身逾遠而名紹

善曰左氏傳曰季武子以所得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

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蔡邕銘論曰碑在宗廟兩階之間近代以來咸銘于碑也法言曰年彌高而德彌邵者孔子之徒與小雅曰劬美也銑曰言鏤文樹碑則年代彌多而功名宣布身大逾遠而其聲相紹繼而不絕積多也

敢

寓言於彫篆庶髣髴乎衆妙

善曰法言曰吾子少好賦曰然童子

雕蟲篆刻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翰曰寓寄也彫篆謂文字也庶近也髣髴不分明兒言我敢寄言於文字者近亦不明乎衆妙之門

其辭曰

質判玄黃氣分清濁

善曰周易曰玄黃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列子曰

清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向曰天地初分之時也涉器罕名含靈萬



族善曰周易曰形而下者謂之器器謂品物也

息蠕動蛸蜚根生浮著含靈盛壯陸機蠶賦曰

淳源上派澆風下黷善曰莊子曰德又下衰及

特垢也杜木切濟曰淳和之源自上流派而

澆薄之風垢濁也愛流成海情塵爲岳善曰瑞應

於下黷垢濁也世間沒於愛欲之海百法論曰情塵之意合故

知生也言人皆沉於愛河則妻子財帛也言積

之多如海情塵之積爲岳爲善曰積亦見多爲

惡日積亦多也向曰愛欲至多若流水成海

情想漸積若

塵飛爲岳

皇矣能仁撫期命世善曰毛詩曰

下有赫天竺言釋迦牟尼此言能仁不退轉法

經作方菩薩曰能仁如來興此三道之教法華



經曰我釋迦牟尼劉蚪曰能仁哀此忍立俯來  
拯拔故曰能仁瑞應經曰期運之至當下作佛  
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廣雅曰命名也翰曰皇大也撫期謂千年期  
也言佛之大道能爲仁聖撫乃瞻中土聿來迦  
應千年之期而命跡於世也乃瞻中土聿來迦  
衛善曰毛詩曰乃瞻西顧又曰聿來胥宇瑞應  
經曰菩薩王當世作佛託生天竺迦維羅衛  
國父王名曰靜夫人曰妙迦維羅衛者天地之  
中央良曰言佛之將見於世乃瞻顧中土聿  
來生迦衛之國也迦衛之國在奄有大千遂荒  
大地之中故言中土聿疾也奄有大千遂荒  
三界善曰毛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法華經  
曰其佛以恒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爲一  
佛土又曰如來以智慧方便於三界殷鑒四門  
大宅拔濟衆生良曰奄同荒理也殷鑒四門  
幽求六歲善曰毛詩曰殷鑒不遠瑞應經曰太  
子至十四啓王出遊始出城東門天



帝化作病人脚迴車悲念人生俱有此患太子  
出城南門天帝化作老人迴車而還愍念人生  
丁壯不久太子出城西門天帝化作死人迴車  
而還愍念天下有此三苦太子出城北門天帝  
化作沙門太子曰善哉唯是爲快即迴車還念  
道清淨不宜在家又曰佛既歷深山到幽閑處  
菩薩即拾藁草以布地正箕坐月食一麻一麥  
端坐六年向曰四門同善注後太子居於深  
山不飲不食箕坐叉手閉目一心不成亦旣成  
道終不起端坐六年故云幽求六歲  
**德妙盡無爲**善曰勝鬘經曰唯有如來化就一切功德維摩經曰夫出家者爲無  
爲法瑞應經曰吾虚心樂靜  
**帝獻方石天開淥**  
無爲無欲 齊曰旣已也  
**池**善曰瑞應經曰佛還樹下道見弃衣取欲浣  
之天帝知佛意即頗那山上取四方成理澤  
好石來置池邊白佛言可用浣衣又曰明日食  
時佛持鉢到迦葉家受飯而還於屏處食已欲



澡漱天帝知佛意即下以手指地水出成池令佛得用名爲指地池翰曰瑞應經云佛成道見敝衣取欲浣之天帝知佛意即取四方成治之石置池邊曰佛言可以浣衣也是爲帝獻方

石又云佛食訖欲澡漱天帝以手指地水出成池令佛得用是爲天開淥池

祥河輟

水寶樹低枝

善曰瑞應經曰時尼連河水流甚疾佛以自然神通斷水涌起高出

人頭令底揚塵佛在其中法華經曰諸雜寶樹華葉光茂瑞應經曰佛後日入指地池澡浴畢

欲出無所攀池上素有樹名迦和絕大脩好其樹自然曲枝下就佛佛牽而出銑同善注

通莊九折安步三危

善曰爾雅曰六達謂之莊漢書曰王陽爲益州刺史

行部至邛樊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漢書東方朔諷子曰飽食安步以士易

農尚書曰竄三苗于三危良曰九折三危並山名言佛之神通不以山爲阻險皆通安步而



行也莊

道也川靜波澄龍翔雲起

善曰頭陀經曰令身調善震大法鼓

摧伏異學外道邪師入佛性海煩惱風息波浪不生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

翰曰波澄謂心靜雲起謂其應感也

者山廣運給園多士

善曰法華經曰

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與太比丘衆萬二千

人俱尚書曰帝德廣運金剛般若經曰佛在舍

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

人俱毛詩曰濟濟多士

向曰者山謂諸闍崛

山給園謂給孤獨園

金粟來儀文殊戾止

善曰發迹

多士謂衆比丘也經曰淨名大士是往古金粟如來尚書曰鳳皇

來儀維摩經曰佛在毗邪離菴羅樹園內告文

殊師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毛詩曰魯侯戾上

銑曰金粟佛名也來儀謂見於世文殊師利佛

弟子也應乾動寂順民終始

善曰春秋元命苞曰乾動川靜周易



曰湯武革命應乎天順乎人孫卿子曰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良曰乾天也天動而地安而佛應之以順法本不然今則無滅善曰維摩經曰法本人性終始不已不然今則無是寂滅之義僧肇曰小乘以三界熾然故滅之以求無爲大乘觀法本自不然今何以滅乃真寂滅濟曰不然猶無形也無滅謂不生不滅也象正雖闡希夷未缺善曰曇無羅識曰釋迦佛正法住世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萬年史記曰酒闡漢書音義文穎曰闡言希也老子曰視之不見名之曰夷聽之不聞名之曰希王弼曰無象無聲無響無所不通無所不往翰曰象正謂正法也闡微也希夷謂無聲色也言如來正法雖微然其無微之於昭有齊式善本作戒字揚洪烈釋網道未缺廢也

更維玄津重柅

翊洩反協韻善曰毛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班固漢書述曰



爰著目錄略序洪烈揚雄解嘲曰不足以揚洪烈僧歡師十二法門序曰奏希聲於宇宙齊溺喪於玄津漢書音義韋昭曰杜楫也音奇翊泄切叶韻向曰於歎美之辭也昭明揚舉洪大烈業也言齊有美明之德用舉大業脩其壞法銑曰釋網玄津並佛法也杜棹也言佛法將壞而齊乃能維持使之復存又如舟之濟川而得其棹也惟此名區禪慧攸託善曰禪慧禪定智慧也即六度之二行也良曰名區謂置寺之所也禪靜慧智攸所也言此處靜智之倚五臣本據崇巖臨睨通壑善人所託居也倚作傍楚辭曰忽臨睨夫舊鄉說文曰溝池湘漢堆阜睨邪視也濟曰睨視壑川也溝池湘漢堆阜衡霍善曰言崇巖之高通壑之大故以湘漢爲溝池衡霍爲堆阜也史記曰屈完曰方城以爲城江漢以爲池翰曰言此通川崇巖自得奇趣則以湘漢如溝池之小衡霍如堆阜之



小湘漢江也

衡霍山名

臚臚武亭臯幽幽林薄

善曰毛詩曰周原臚

臚莖荼如飴

上林賦曰亭臯千里靡不被築

毛詩曰秩秩斯干幽幽南山鄭玄周禮注曰竹木

曰林高誘淮南子注曰深草曰薄也向曰

臚臚草兒亭臯平澤也草木叢生曰薄也

媚

茲邦后法流是挹

善曰毛詩曰媚茲一人銑曰媚愛也邦后謂江夏王也

法流言江夏王本

氣茂三明情超六入

善曰維摩經曰

此佛法而挹酌也

佛身即法身也從六通生從三明生僧肇曰天

眼宿命漏盡為三明維摩經曰六入無積眼耳

鼻舌身心已過

翰曰茂盛也三明謂天眼明

宿命明漏盡明言江夏王感此真氣盛也六入

謂眼入色耳入聲鼻入香舌入味身入

眷言靈

觸意人法也言其情超越於此六者

宇載懷興葺

善曰毛詩曰眷言顧之楚辭曰葺之兮荷蓋王逸注曰葺蓋屋也



良曰靈宇寺也葺脩也

**丹刻翬飛輪奐**

煥

**離立**

善曰左氏傳曰丹桓

宮楹又曰刻桓公楹杜預曰刻鏤也毛詩曰如翬斯飛君子攸躋鄭玄曰翬者鳥之奇異者也禮記曰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成奐焉潘岳關中記曰未央殿東有鳳皇殿春秋元命苞曰火離為鳳劉邵魏文帝誄曰鳳皇立翬濟曰丹刻謂殿宇丹色而刻鏤之輪輪困高大也奐文章兒翬雉也離鳳也言丹青文彩似之

**象設既闢睟**

**容已安**

善曰楚辭曰象設居室靜閑安孟子曰君子仁義禮智信根於心色睟然見於

面趙岐曰睟潤澤之兒

向曰象謂佛之形象

也闢開也睟容潤澤之兒

言佛象既已開設而有潤澤之容

**桂深冬燠**

於

**松踈夏寒**

善曰楚辭

常安於此也

煥何所夏寒爾雅曰煥暖也

銑曰深

**神足游**

謂葉密也煥暖也桂氣辛而冬暖也



息靈心往還

善曰瑞應經曰佛已神足道鬱單日界

勝幡西振貞

石南刊

善曰維摩經曰降服四種魔勝幡建道場彌衡顏子碑曰乃刻玄石而旌之

良曰勝幡幡名西謂佛教來自西也振舉也貞堅也南謂在國南也刊刻也

### 齊故安陸昭王碑文一首

沈休文

向曰安陸郡名昭謚也

公諱緬字景業南陵

五臣本有郡字

人也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安陵

昭王緬字景業又曰蕭氏之先蕭何居沛至孫侍中彪居東海蘭陵縣東都鄉中都里晉分東海爲東蘭陵郡中朝亂淮陰令愁過江居晉陵武進縣橋置本土加以南名於是爲南蘭陵人  
翰曰晉分東海郡爲稷契身佐唐虞有大功於東蘭陵蘭陵爲南也



天地商武姬文所以膺圖受錄

善曰王命論曰暨于稷契咸佐

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國語史伯曰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毛詩商頌曰武王載旆毛萇曰武王湯也春秋命歷序曰五德之運同微符合膺錄次相代尚書璇機鈴孔子曰五帝出受錄圖向曰稷后稷也周之始祖有至德佐堯故周文王爲天子也契殷之始祖有至德佐舜故成湯起爲天子商武湯也圖錄並天子將興之符應蕭

曹扶翼漢祖滅秦項以寧亂魏氏時乘

五臣本作乘時

於前皇齊握符於後

善曰國語太子晉曰自后稷以來寧亂及文武康僅

克安民周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孝經鉤命決曰帝受命握符出也銑曰蕭何曹參有大功於漢垂仁德於下故魏王乘天時而爲天子齊帝又握天符而爲人主魏曹參後也齊蕭何後



也靈源與積石爭流神基與極天比峻

善曰尚書曰導

河積石至于龍門毛詩曰崧高惟岳峻極于天良曰靈源神基謂蕭何之祚也言其祚長如河之流高如山岳極至于天以比其峻也積石且山也言河水流於積石山下因言積石流也

宣皇帝雄材盛烈名蓋當時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太祖皇帝考諱承

之字嗣伯少有大志才力過人為冠軍將軍太祖即位追尊曰宣皇帝班固漢書贊曰武帝雄材大略晉中興書曰諸葛誕名蓋海內又曰鄧遐氣蓋當時

帝即位追尊也考景皇帝含道居貞卷懷前代

善曰蕭子顯齊

書曰高帝即位追封兄道生為始安真王明帝即位追尊始安真王為景皇帝周易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論語識曰仲尼居鄉黨卷懷道美宋均曰懷藏也濟曰考父貞正也言含道



居正可卷懷  
前代帝王也  
公含辰象之秀德體河岳之上靈

善曰周易曰在天成象王弼曰象況日月星辰  
孝經援神契曰五嶽之精雄聖四瀆之精仁明  
向曰謂緬也辰象日月星也河岳之  
精靈雄聖而仁明故體此而生也  
氣蘊粉約風

雲身負日月  
善曰論衡曰谷子雲唐子高章奏  
百上筆有餘力然則賢者有風雲

之智故吐文萬牒莊子曰孔子圍於陳蔡之間  
太公往弔之曰子其意者脩身以明汗昭昭若  
揭日月而行司馬虎曰揭擔也  
立行五臣本

可模五臣本  
置言成範英華外發清明內昭五臣

本作照  
傳之德也曹植學官頌曰言為世範行為時矩  
禮記曰和順積中而英華外發又曰清明在躬  
氣志如神  
向曰範法也  
銑曰外謂見也內



謂心也 天經地義之德因心必盡 善曰孝經曰夫

義民之行也毛詩曰因心則友 翰 簡久遠大

之方率由斯至 善曰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

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

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毛詩曰率由

舊章 良曰言有可大之道自用於此 挹其源

者游泳而莫測懷其道者日用而不知 善曰毛

之游之周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 濟曰言挹

酌其道德之源者游泳其淺深不可測也潛行

於水曰泳也 向曰懷歸也日用而不知者言

歸其道者其人遷善由日用其道而不知之

昭昭若三辰之麗于天滔滔猶四瀆之紀于地



盜比會稽未足云多也

渤海亂繩方斯易理

善曰漢書曰以龔遂為

渤海太守問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卿欲何以

息其盜賊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

唯緩之然後可理臣願一切以便宜從事上許

焉良曰漢宣帝時渤海郡歲饑盜賊並起帝

問龔遂曰何以息之遂曰臣聞理亂人猶

理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繩理也

車敷化風動神行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緬出為

襄太守其下車作威吏民悚息謝承後漢書曰

陰脩敷化二郡威教克平太玄經曰風動雷興

謝承後漢書曰趙令神行征艾朔士濟曰下

車初至也敷布也風動神行言化無所不至也

誠恕既孚鉤距靡用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孚

京兆尹廣漢善為鉤距以得事情鉤距者欲知

馬價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

馬價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

馬價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

馬價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

馬價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

馬價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



其價以類相推則知馬之賤貴不失實矣晉灼  
曰鉤致也距閉也設欲知馬價先問狗又問羊  
然後及馬使對者無疑以知馬價示若不問而  
自知以閉其術為距也翰曰趙廣漢為京兆  
尹尤善鉤距以得事情也孚信鉤置距閉靡無  
也言致其刑罰以閉奸路而緬為會稽誠心恕  
物為人明信不待赭汗之權而奸渠必翦善曰尚書  
則鉤距無用曰穢厥渠魁孔安國曰渠大也向曰漢宣帝  
時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乃使張敞為京  
兆尹敞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人敞捨其罪  
令捕諸賊以自贖其偷長曰今忽召詣府恐諸  
賊驚駭願受一署敞乃以偷長為吏遣歸假置  
酒其餘賊悉來賀飲醉偷長以赭色汗其衣吏  
乃坐里門出有赤色汗衣者收縛之得百人皆  
罪之由是清治也言緬為政不待此詐而奸惡  
之長必無假里五臣本作黑端之藉而惡子咸誅善曰  
見誅翦



朱旄作鎮淮泗向曰太祖高皇帝龍躍喻

升為天子也俟待也宋明帝以太祖為冠軍將

軍鎮淮陰也淮

泗二水名也如仁夕惕之志中夜九廻善曰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

其仁如其仁周易曰君子夕惕若厲司馬遷書

曰腸一日而九廻銑曰如仁謂有仁和之心

思濟世亂夕驚不安之志至於中夜九廻思慮

也惕也驚也世拯亂之情獨用懷抱善曰廣雅曰

驚也驚也世拯亂之情獨用懷抱善曰廣雅曰

切向曰深圖密慮衆莫能窺公陪奉朝夕從

龜勝也善曰漢書劉向疏曰知不可不深蓋

容左右善曰漢書劉向疏曰知不可不深蓋

同王子洛濱之歲實惟辟疆內侍之年義曰周

公使叔譽於周見太子與之言五稱而三窮歸

告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臣不能與言列仙



傳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雒之間漢書留侯子張辟彊爲侍中  
十五年也向曰王子晉初遊洛濱年十五張辟彊爲侍中  
年十五言安陸之見委任同此年也  
起予聖懷發言中旨善曰晉中興書王敦上疏曰導動靜顧問起予聖懷  
始以文學游梁俄而入掌綸言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緬爲宋劭  
陵王文學中書郎游梁謂相如也漢書曰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相如見而說之客游梁禮  
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翰曰漢梁孝王好文學之士司馬相如枚乘之徒游王門焉言王  
初爲宋劭陵王文學如游於梁王門也入掌綸誥謂爲中書郎也綸誥謂天子制勅之言使其  
掌之蘭桂有芬清暉自遠善曰魏都賦曰信陵之名若蘭芬也楚辭  
也椒桂罹以顛覆王逸注曰言已見先賢若椒桂之人劉琨勸進表曰茂勲格于皇天清暉光



于四海 銑曰芬香也言其德如蘭 帝出于震

日衣青光

善曰言齊之興也周易曰帝出于震

日所出房所立其耀盛蒼神用事精感姜原封  
得震震者動而光故知周蒼代殷者爲姬昌人  
形龍顏長大精翼日衣青光宋衷曰爲日精所  
羽翼故以爲名木神以其友色衣之 良曰震  
東方木也言齊爲木德將登帝位故云帝出  
于震日北若也衣青光者亦取其木色也 方  
軌茅社俾侯安陸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齊受禪  
有安陸縣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  
方白北方黑土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  
苴以白茅以爲社毛詩曰俾侯于魯 向曰太  
祖既即位乃封緬爲王方軌猶並跡也言與古  
者諸侯並跡而封上地受其  
茅土以立其社也俾使也

受瑞折珪遂荒雲



**野**善曰周禮曰典瑞掌玉瑞鄭玄曰人執曰瑞

瑞猶符信也揚子雲解嘲曰折人之珪儼人

之爵遂荒已見上文雲野雲夢之野 齊曰瑞

猶福也折分也珪諸侯所執猶符信然與天子

各執一故云分荒理也雲野 式掌儲命帝難其

即雲夢澤屬安陸故言之 人善曰漢書陳廣曰太子國儲副君也尚書禹

人曰惟帝其難之孔安國曰言堯帝亦以知人

為難 翰曰式用也緬時入為太子中庶子故

云用掌儲命也儲謂儲君太子也帝難其人謂

帝重之如此 公以宗室羽儀允膺嘉選 善曰蕭

人難有也 書曰緬轉太子中庶子周易曰鴻漸于陸

其羽可用為儀 向曰允信也膺當也 協隆

**三善仰敷四德** 善曰晉中興書烈宗詔曰桓冲

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

子齒於學其一日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



而衆知君臣之義矣其三曰而衆知長幼之節矣周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三善謂事君事父事長也四德謂元亨利貞言君子行此四德以布於天下也博望之

死載暉龍樓之門以峻

善曰漢書曰武帝戾太子及冠就宮上爲立博

望死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異端進者漢書成紀曰上嘗召太子出龍樓門良曰漢武帝

爲戾太子置博望死使通賓客從其所好言緬贊助太子是博望死之載有光暉也龍樓太子

門以峻高也

獻替帷裳實掌喉脣

善曰國語史黯謂趙簡子曰夫事君

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否獻能而進賢帷裳帝坐也禮記曰天子負斧衮孔融張儉碑曰聖

皇克亮命作喉脣濟曰言緬侍太子獻其事可者廢其事不可者掌於帷幄裳牖之間匡諫



不已喉脣謂出納言辭奉待漏之書銜如絲之

也扈戶牖間也替廢也旨善曰東觀漢記曰樊梵字文高每當直事常

晨駐車待漏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翰曰奏事上書皆晨起駐車待其刻漏銜謂宣

太子之言出於外也禮云王言如絲也旨意也

前暉後光非止恒授善本作受善曰周書孔子

友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暉是非先後邪向曰言前後所任皆有光暉非止與恒常百官

所授也公以密戚上賢俄而奉職善曰蕭子顯齊

同也越絕書曰吳王書闔閭始得子胥以爲上賢出

無異乎聖人也銑曰欲遷爲天子之近職

納惟允劔璽增華善曰尚書帝曰龍命女作納

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應劭漢官儀曰侍中殿上稱制出則陪乘佩璽把劔

增華謂自庶子而益其榮華也良曰緬遷侍



中出納天子之言也允信也侍中出則陪乘佩璽抱劔增華謂自庶子而益其榮華也

伊

昔帝唐九官咸事熊豹臨戲

善納言是司

善曰漢書

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應劭曰尚書曰禹作司空弃后稷契司徒咎繇作士師垂共工益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九九官左氏傳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禱戲大臨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仲熊叔豹濟曰自此迄今其伊惟也帝唐堯也九官同善注自此迄今其任無爽爰自近侍式贊權衡善曰蕭子顯齊書五兵尚書淮南子曰淮繩連體權衡合德百工繇焉以定法式輔弼執玉以翼天子也翰曰自此謂自九官熊豹臨戲迄今謂至齊也其任謂上九官等諸任職也爽差也式用也贊助也權衡謂而皇情眷眷慮深求瘼善曰毛詩曰皇政理也而皇情眷眷慮深求瘼矣上帝臨下有



赫鑒觀四方求民之瘼班固漢書引詩而為此

瘼爾雅曰瘼病也向曰瘼病也言求下人所

病者將為除之謂欲姑蘇與壤任切關河善曰

使緬為吳郡太守也姑蘇與壤任切關河善曰

猶與區也韓康伯王述碑曰述遷會稽太守淮

海惟楊皇基所託此蓋關河之重決決大邦

銑曰姑蘇地名切重也都會殷負提五臣本

曰夫吳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

亦江東一都會也西京賦曰百物殷阜薛琮注

曰殷盛阜大也今為北負漢書曰天子畿方千

里提封百萬并臣瓚案舊說云提最凡言大舉

頃畝也李奇曰提舉也舉四方為內也韋昭曰

積土為封限良曰都會謂人皆都會於此郡

也殷大阜盛也提封謂地之

頃畝都稱也百萬言多也

方此為劣

善曰鄒陽漢書曰夫全趙之時武力

鼎士袷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也

全趙之袷服叢臺



濟曰全趙謂趙國也袞服謂美人服也叢臺趙王臺名也言趙雖盛比之吳郡其為劣也

溜之揮汗成雨曾何足稱

善曰戰國策蘇秦說齊宣王曰臨溜之塗

人肩相摩舉袂成幕揮汗成雨高誘曰揮振也翰曰臨溜齊國人衆多故揮汗成雨比之吳都

亦何足稱盛也

乃鴻騫舊吳作守東楚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緬出為吳

郡太守吳質魏都賦曰我太公鴻飛充豫劉琨勸進表曰奄有舊吳牽秀祖孫楚詩曰受茲明

命作守西疆漢書音義孟康曰舊名吳為東楚也向曰騫飛也東楚亦吳也謂吳經吞并楚

故弘義讓以勗君子振平慧以字小人撫同

臣五

本作

上德綏用中典

善曰論語讖曰伯夷叔齊義讓龍舉于寶晉紀曰丁

固父覽以義讓稱尚書武王曰勗哉夫子周書成王曰朕不知字民之道敬問伯父尚書王曰



無或敢伏小人之收箴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  
有德鍾會曰體神妙以存化者上德也周禮曰  
刑平國用中典  
**疑獄得情而弗喜**善曰漢書  
銑曰綏安典法也  
倪寬為獄讞椽以古法義決疑獄論語曾子曰  
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良曰哀  
**宿訟兩讓而同歸**善曰東觀漢記曰魯  
其有罪  
伯等爭陂澤田積年州郡不決恭平理曲直各  
退自相責讓  
濟曰宿有爭訟不決者皆沐緇  
化兩讓  
**雖春申之大啓封疆鄧攸之緝熙城庶**  
而歸也  
**不能尚也**善曰史記曰楚考烈王立以黃歇為  
相號春申君請封於江東王許之因  
滅吳故墟以自為都也國語史伯謂鄭桓公曰  
加之以德可以大啓王隱晉書曰鄧攸字伯道  
為吳郡太守吳人餓死攸到表振貸臺不時聽  
攸乃輒出倉米一郡蒙濟不受祿俸唯飲吳水



毛詩曰緇熙文王之典翰曰春申君黃歇封

江東十二縣鄧攸為吳郡守吳人餓乃發倉賑

貸不取俸祿唯飲吳水一郡皆濟也

封疆界也緝和熙養也垠庶百姓也

夏首藩要

任重推轂善曰楚辭曰過夏首而西浮王逸注

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寡人制之

闔以外將軍制之向曰夏首水口名也言此

處為國家藩援之要也謂將出為荊州牧也古

之遣將而天子皆親為推車轂送之鎮荊州并

有軍故也衿帶中流地殷江漢善曰李尤函谷關銘

喉尚書曰九江孔殷銑曰殷正也言荆南接

州以江流為之衿帶其地正當江之阻也

衡巫風雲之路千里善曰衡巫三江名吳都賦

衡巫山名西通鄭憂鄧水陸之塗三七善曰左氏

傳曰鄧南



鄧人杜預曰鄧今鄧鄉縣南江水之北也鄧今

潁川鄧陵縣西南有鄧城蜀都賦曰水陸所奏

齊曰鄧鄧邑名二是惟形勝閫外莫先善曰漢

七謂二千一百里是惟形勝閫外莫先書田肯

曰秦形勝之國也史記馮唐曰上古王者遣將

也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鄭玄禮

記注曰閫門限也苦本切翰曰閫門限也邦

畿之內如門限之內邦畿之外如門限之外也

莫先者天建麾作牧明德攸在善曰蕭子顯齊

下無先也建麾作牧明德攸在書曰緬轉郢州

刺史周禮曰建大麾以封藩國又曰八命作牧

尚書注曰文王克明德慎罰向曰麾旗類也

以毛乃暴以秋陽威以夏日善曰孟子曰江漢

為之乃暴以秋陽威以夏日以濯之秋陽以暴

之綦母邃曰周之秋於夏為盛陽也左氏傳曰

鄧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

之日趙盾夏之日杜預曰夏日可畏銑曰暴

曬也陽日也言思育下人如秋日之和人曬其



光愛其溫也其威明又如澤無不漸子蟻之

冗靡遺

善曰西征賦曰澤靡不漸恩無不逮戶

滿之蟻蟻之冗亦滿之明無不察容光之微必

照

善曰孟子曰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趙岐曰

隙由近而被遠自己而及物

善曰史記曰臯陶

玄曰此政由近可以及遠令以近及遠先行於已而及於人也慧與八

風俱翔德與五材並運

善曰聖主得賢臣頌曰

天有八風典引曰仁風翔于海表左氏傳子罕

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八方風也五材水火

遠無不懷邇無不肅

善曰阮嗣



宗勸晉王戡曰遠無不服邇無不肅邑居不聞夜吠之犬牧人不

覩晨飲之羊

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劉寵字榮祖遷會稽太守徵入爲將作大匠

山陰縣民去郡數十里有若耶山中有五六老公年皆七八十聞寵遷相率共送寵人齎百錢寵見勞來曰父老何乃自苦遠來皆對曰山谷鄙老生未嘗到郡縣佗時吏徵發不去民間或夜不絕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吏希至民間年老遭值聖化聞當棄去故戮力來送寵謝之爲選受一大錢故寵在會稽號爲一錢其清如是家語曰孔子爲大司寇初魯之販羊者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許市人及孔子之爲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也五臣

注同 譽表六條功最萬里

善曰漢書音義曰書刺史所察有六

條察民疾若冤失職者察墨緩長吏以上居宮政狀察姿賊爲民之害及大姦猾者察犯田律



四時禁者察民有孝悌廉絜行脩正茂才異等者察吏不簿入錢穀放散者所察不得過此漢書曰倪寬為郡內史課殿當免民恐失之輸租繼屬不絕課更以最楊雄為益州刺史作節度曰刺史居深門之中總萬里之統者也還居近良曰同善注功最萬里言風化遠也

**侍兼饗戎秩**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緬還為侍中領驍騎將軍

兼驍騎將軍也饗當也戎秩謂武職也

**侯府寄隆儲端任**

顯善曰魏略

曰中領軍延康置故漢北軍中候之官也漢書曰詹事秦官掌皇太子家

官也諸端任顯謂東西兩晉茲選特難此官晉

朝選人任羊琇願言而匪獲謝琰功高而後至

之特難也善曰晉諸公瓚曰羊琇字稚舒泰山人通濟才術與世祖同年相善謂世祖曰後富貴時見用



作領護軍太子詹事世祖即位累遷左將軍中  
護軍特進何法盛晉中興書陳郡謝錄曰琰字  
瑗度安少子也為輔國將軍距氏進號征虜左  
僕射領詹事銑曰晉羊琇少與武帝同年相  
愛嘗謂武帝曰若得天下用我為領護軍太子  
兼事武帝戲許之後武帝即位琇但為左衛將  
軍不得詹事故云願言匪獲也又謝琰征羌  
有功為輔國將軍領太子詹事故云後至  
**降二宮**五臣本作君**令績斯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  
事良曰言其政善之功可待成**禁旅尊嚴主**  
於此時也令善績功斯此俟待也**器彌固**善曰蔡邕表逢碑曰乃撫京邑摠齊禁  
兵也尊謂天子之命嚴謂整守其所職也主器  
謂太子也緬為詹事以奉太子而勤誠益固矣  
也**禹穴神皋地埒分陝**善曰漢書曰司馬遷  
也**彌益**也



禹穴西京賦曰實惟地之奧區神皋表煥與曹  
植書曰召公與周公受分陝之任也 翰曰此

緬出為會稽太守也禹穴會稽山有孔穴人傳

禹入此穴中畢地也其地肥沃故云神皋分陝

謂陝已東周公主之陝已西邵公主之今緬為

會稽太守其地亦可與分陝之事相校埒其美

也陝地名也 江左以來常遞斯任 向曰謂天子都江

也 東渚鉅 五臣本 海南望秦稽 善曰子虛賦曰

有琅耶孔臯會稽記曰秦望山在州城王南史

記曰始皇登之不望南海越絕書曰禹救水到

大越上茅山大會計吏更名茅山曰會稽 銑

曰巨大也言會稽東渚有大海也秦望山會稽山

二山 淵數脊萃藿 相 蒲攸在 善曰尚書曰今商

之名 淵數脊萃藿 相 蒲攸在 王受為天下逋逃

主萃淵數左氏傳曰子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

國多盜聚人於藿蒲之澤 良曰言會稽郡舊

三

亦



多盜賊淵數大材也胥相萃聚也昔者鄭國多

盜聚人藿蒲之澤也藿蒲草也攸所也言會稽

有盜亦如在貨殖之民千金比屋五臣本作室

於藿蒲也善曰漢書曰

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貨者利有所并郭壘之

也濟曰言家家皆有千金之貨也

內雲屋萬家善曰徐幹陳情詩曰踟躕雲屋下

壘猶郭邑也雲屋嘯歌倚華楹屋或為甍

謂高樓上及雲也刑政繁舛舊難詳向曰言

奸盜皆豪富雖刑政繁倍於常而南山羣盜未

舊土所然難以詳正使其一也

足云多善曰漢書曰王遵為高陵令會南山羣

盜備宗數百人為吏民害於是王鳳薦

遵徵為諫議大夫守京兆都尉行京兆尹事旬

月間盜賊肅清蘇林曰備音朋銑曰漢王遵

治京兆功効日著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剽

劫良人遵為治二旬之間賊亂盡除言南山之



善曰傳子曰二漢之臣爛如三辰之附長天又曰道教者昭昭然猶日月麗乎天春秋漢舍莘子曰九卿法河海毛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六紀

幽允洽一德無喪

善曰典引曰神靈日照光波六幽尚書曰德惟一動罔不

言合也

翰曰六幽天地四方也名信洽一德謂法令畫一也矣差也

萬物仰之

而彌高千里不言而斯應

善曰論語顏回曰仰之彌高周易默而成

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向曰

言歸其德而自來此應蓋不言而治

若夫彈冠出仕之日登庸泣

事之年

善曰漢書曰王陽與貢禹爲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取舍同也尚書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又曰蒞事

惟能銑曰庸用也蒞臨也

軍麾命服之序監



督方部之數斯固國史之所詳今可得而

善本無而

宇略也

善曰周禮曰建大麾以田然麾旌旗之名州將之所執也命服爵命之服也方

部四方州部也漢書武帝南置交趾北置朔方之州凡十三部置刺史數謂等差也賈逵國語

注曰略簡也

良曰軍麾以毛爲之以指麾也命謂天子之命也言天子命之以受其戎旅之

服序次序也監督謂監督軍事也方部謂官方部統也數術也

濟曰言國史具述其事此文

可略而

水德方衰天命未改

善曰水德謂宋也左傳王孫滿曰今

周德雖衰天命未改

太祖龍躍俟時作鎮淮

泗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宋明帝以淮南孤弱以太祖假冠軍將軍鎮淮陰周易曰見龍在田

時舍也或躍在淵自試也孫卿子曰君子博學深謀脩身端行以俟其時潘岳金谷會詩曰遂



歌錄曰鴈門太守行曰外行猛政內懷慈仁文  
武備具課民不貧移惡予姓偏著里端銑曰  
同善注此云黑者蓋後人書寫之悞里端謂以  
法令著於里閭也藉用也惡子賊也言緬之有  
德不假致法令於被以哀矜乎以信順善曰曾  
里端賊皆已誅也哀矜乎以信順善曰曾  
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南陽葦杖未足  
哀矜而勿喜良曰乎敬也  
五臣本比其仁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劉寬字文  
作或比其仁饒弘農人也遷南陽太守吏民  
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然終不加苦韓  
詩外傳孔子曰水之精為土老蒲為葦願無怪  
之曹植對酒歌曰蒲鞭葦杖示有刑濟曰韓  
詩外傳云老蒲為葦也葦杖即蒲鞭也後漢劉  
寬為南陽太守吏人有過以蒲鞭撻之示  
辱而已言此蒲鞭未可比緬之仁政也潁川  
時雨無以豐其澤善曰趙岐三輔決錄曰茂陵  
郭伋為潁川化如時雨輦虞



日伋字細侯光武拜潁川太守翰曰郭伋爲

潁川郡守德如特雨下人利之言綱之爲政雖

潁川之惠公攬轡升車牧州五臣本

無以豐也典郡善曰

後漢書曰范滂爲詔使登車攬轡有澄清天

下之志蔡邕橋玄碑曰牧一州典五郡也感

達民祇非待期月善曰論語子曰苟有用我者

三月而有成

神也老安少懷塗歌里詠善曰論語子曰老

其德也莫不歡若親戚芬若椒蘭善曰孫卿

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其所與至必其民也而其

民之親我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漢書刑法

志曰鄰國望我權若親戚芬若椒蘭

銳日若如也人好其德音如椒蘭也麾旆每反

行悲道泣攀車卧轍之戀爭塗忘遠善曰東觀

漢記曰秦



彭字國平爲開陽城門候後拜潁川太守老  
攀車帝號填道又曰侯霸字君房王莽敗霸保  
守臨淮更始元年遣謁者侯盛齎璽書徵霸百  
姓號呼哭泣遮使者或當道卧皆曰願復留霸  
期年良曰麾旆旗之類也古者刺史行皆執  
物以行反謂去官也行悲道泣謂百姓戀也  
齊曰後漢第五倫爲會稽太守倫將去官百姓  
攀車駕帝呼又侯霸爲臨淮太守帝遣使徵之  
百姓皆遮使車或當道卧言緇之云官人有此  
戀皆爭道而前以請其留忘其遠路不知疲也  
塗道也

### 去思一借之情愈久彌結

善曰漢書曰何武爲宛州刺史

徙京兆尹其所居亦無異名去後常見思東觀  
漢記曰寇恂爲河南太守徵入爲金吾潁川盜  
賊羣起車駕南征恂徙到潁川盜賊悉降百姓  
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上乃留恂  
翰曰後漢寇恂爲潁川太守又拜汝南太守後  
潁川盜賊百姓遮天子道願陛下復借寇君一



年上許之故云一  
**方城漢池南顧莫重**  
五臣本作莫過

**千里**  
善本無十里字善曰左氏傳屈完曰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  
**北指崤潼**

**平塗不過七百**  
善曰崤二崤也雍州圖經曰潼水華陰縣界伏滔正淮論曰壽

春北接梁宋平塗不過七百  
**西**  
澶水名也言山川險阻平道不過七百里也

**接嶢武關路曾不盈千**  
善曰漢書音義應劭曰嶢山之關也李奇曰在

上洛北文潁曰武關在析西王隱晉書庾翼表曰襄陽北去河洛不盈千里

名不盈  
**蠻陬夷徼重山萬里**  
善曰魏都賦曰蠻陬夷落

張揖漢書注曰徼塞也以木欄水為夷狄界也

魏都賦曰由重山之東阨  
**濟曰陬聚徼居也**

**小則俘民略畜大則攻城剽邑**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伐國



取人曰俘漢書晁錯上兵事曰胡虜小入則利大入則大利攻城屠邑驅略畜產史記曰盜賊滋起大羣至數千人攻城剽邑小羣盜以百數掠鹵鄉里方言曰略強取也翰曰蠻夷聚居時爲人患俘謂生得人也畜牛馬之類剽劫也晉宋迄今有切民患

烽鼓相望歲時不息

向曰鼓烽皆所椎埋穿掘

之黨阡陌成羣

善曰史記曰攻剽椎埋掘冢皆爲財用耳徐廣曰椎殺人而埋

之或謂發冢也銑曰椎埋謂劫殺人而埋之穿掘謂發冢而取物阡陌道路也傲法

侮吏之人曾莫禁禦

良曰傲慢侮欺禦止也累藩咸受其

弊歷政所能裁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裁制也濟曰藩國也歷任爲政於此者

亦不能加以戎羯居謁窺窬伺我邊隙善曰朱鳳裁制也晉書曰前



後徙河北諸郡縣居山間謂之羯胡劉琨勸進  
表曰狡寇窺窺箭伺國瑕隙翰曰戎羯並夷狄  
名也窺窺規也伺我邊隙謂伺候其  
邊疆也此謂後魏元氏時都洛陽也北風未起

馬首便以南向塞草未衰嚴城於焉早閉善曰魏志

臧洪荅陳琳書曰秋風揚塵陌車馬首南向李

陵與蘇武書曰涼秋九月塞外草衰抱朴子鮑

生曰人君恐姦豐之不虞故嚴城以備之戰國

策子楚謂秦王曰臣恐邊境早閉曉開也向

曰並謂秋時永明八載疆場大駭善曰吳均齊

備守邊疆

八年匈奴寇胸山左氏傳沈尹戌曰吳新有疆

場之駭國語曰晉師大駭楊雄集上書曰候騎

至甘泉京師大駭銑曰永明武帝年天子乃

號疆場界也駭驚也言羣賊所驚亂也

心北眷聽朝不怡善曰司馬遷書曰主上食不

甘味聽朝不怡良曰怡悅



也揚於漢南非公莫可善曰蕭子顯齊書曰

九旗揚旆呂氏春秋曰漢南之國聞湯之德歸之齊曰揚舉也旆旌旗之屬於是驅

馬原隰卷甲遄征善曰毛詩曰驅馬悠悠又曰于彼原隰孫子兵法曰卷甲

趨利日夜不處曹植詩曰指日遄征翰曰遄速也威令首塗仁風載路

善曰李尤武功歌曰恩普洽威令行首塗猶首路也謝承後漢書序曰徐淑戎車首路續晉陽

秋曰謝安賞袁宏爲機對辯速宏爲東郡安取一扇授之聊以贈行宏應聲曰輒當奉揚仁風

慰彼黎庶毛詩曰厭聲載路向曰令號令也載行也軌躅清晏車徒不

擾善曰漢書音義曰躅迹也銑曰軌躅車馬迹也清晏謂道路清肅而安擾亂也牛

酒日至壺漿塞陌善曰良注良曰韓信破趙欲北擊燕廣武君曰當今之



計不如案甲休兵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也此言燕必懼而來降獻以牛酒也昔葛伯不祀湯往征之其君子以玄黃于篚以迎其君子小人以壺漿迎其小人也言葛伯之民喜湯來征塞陌多而滿道也謂緬行征伐而人服悅亦如此也

失義犬羊其來

久矣

善曰漢書名目奏曰太尉掾應劭等議以爲鮮卑隔在漢北犬羊爲羣濟曰言夷狄如犬

徵賦嚴切唯利是求

善曰左氏傳昔呂相告秦秦雖與晉

出入秦唯利是視又曰唯好是求

首鼠疆界災

蠹彌廣

善曰漢書曰蚡謂韓安國曰與長孺共一秃翁何爲首鼠兩端音義曰首鼠一

前一却也說文曰蠹木蟲也以喻殘賤

公肩以廉

風孚以誠德

銑曰扇舉也孚信也言行忠信之德也

盡任棠置水



之情弘郭伋待期之信

善曰東觀漢記曰龐參字仲達拜漢陽太守郡

民任棠者有奇節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  
觥一本水一杯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  
參思其徵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  
吾清也拔大本觥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  
吾開門恤孤也於是歎息而還參在職果能抑  
豪助弱以惠政得民司馬彪續漢書曰郭伋拜  
并州牧行部西河到美稷數百小兒各騎竹馬  
逢迎伋問曰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  
故來迎伋謝曰辛苦諸童諸小兒復送至郭門  
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別駕計曰告之行部  
還入美稷先期一日伋念負諸兒即止野亭須  
期乃往伋重信得人心皆此類也五臣注同

金如粟而弗覩馬如羊而靡入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張奐字然

明徵煌人也遷安定屬國都尉破莫鞬豪帥感  
奐恩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鐻八枚並



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濟注同言雖賤如羊粟亦不用也而況於貴乎靡無也

**爽**善曰東觀漢記曰魯恭為中牟令時郡國頗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

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察之恭隨行所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何不

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化迹耳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

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具以狀言安周易曰信及豚魚

翰曰雛雉謂後漢魯龔為中牟令仁政所致言絕之仁政雛雉必懷其德也

爽差也言其有信於豚魚亦不差失也

**傾巢舉落望德如歸**善曰廣雅曰落謂村居也左氏傳曰衛遷邢于夷儀邢遷

如歸也向曰蠻夷感其仁惠皆**推**直善壘側

傾其巢居部落望絕恩德而來也



曰拜門闕

善曰漢書曰尉佗雖歸箕踞

蠻夷結

卉服滿塗夷歌成韻

善曰尚書曰島夷

蠻之形

歌成章范曄後漢書曰益州刺史朱輔上疏曰夷

白狼王唐叢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良曰蠻

夷以草為服行滿於道也各以禮義旣敷威刑

其方樂為歌謠成其音韻也

具舉

善曰公羊傳曰既者何盡也毛萇

古俗反志遷情

善曰韓詩曰蠻彼淮夷薛君曰

書曰吏民疆蠻比屋為賊蠻古並切

暴之人蠻惡之俗皆沐其仁化反其本志遷情

歸善

風塵不起囹圄

五臣本

寂寞

善曰東觀漢記曰蔡彤為

遼東太守野無風塵魏都賦曰囹圄寂

寥向曰囹圄獄也寂寞言空虛也

富商野次

富商野次

富商野次



宿秉停菑

側眉反善曰國語叔向曰絳之富商

字稚子廣陵人除溫令境內清夷商人露宿於

道毛詩曰彼有遺秉此有滯穗又曰于彼菑畝

毛萇曰田一歲曰菑銑曰次舍也野舍言不

遇盜也秉禾束也菑一歲田也言將豐熟宿積

禾束停之豕綠蝗弗起豺虎遠跡善曰范曄後

於田也

字叔平南陽人也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為

民患常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可

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渡江

後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東界者四散去

良曰蜾蠃蟲之食苗者豺虎獸之害人

者感緬仁德故不起為患遠跡避境也

北狄懼

威關塞謐靜魏曰北狄謂偵謀不敢東窺駝馬

不敢南牧善曰偵伺也鄭玄周禮注曰謀賊反

間為國賊者徒頗切范曄後漢書曰



鮮卑寇遼東蔡彤擊之虜大破不敢復闕塞過秦論曰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

謀夷狄懼言也言夷狄恐懼相問之言不敢有東窺之意不敢南牧謂齊在南畏齊德也方

欲振策燕趙席卷秦代善曰過秦論曰振長策而御宇內又曰有席卷

天下之意向日振舉策謀也席卷謂取之如卷席之易也燕趙秦代並國名也陪龍

駕於伊洛侍紫蓋於咸陽善曰楚辭曰龍駕兮帝服聊翱翔兮周章

傳玄乘輿馬賦曰紫蓋漂以連翩銑曰龍駕紫蓋並天子行也言將陪侍天子伐魏也洛陽

咸陽並為而邁疾彌留歛焉大漸善曰尚書曰疾大漸惟幾

魏所都也病日臻既彌留良曰邁遇也彌留謂疾不去其身也大漸謂疾漸重將死也耕夫

釋耒桑婦下五臣本作不機善曰曹植荀侯誄曰機女投杼農夫輟耕也



濟曰耒耕具言耕夫桑婦感緬之仁參請門衢

惠恐其將薨皆釋去作具以相驚惜

並走羣望善曰左氏傳曰乃大有事于羣望

謂山川所

有祈祭之所也人皆並走往祈維永明九年夏

五月三十日辛酉薨春秋三十有七城府颯然

庶僚如實

善曰颯然吹木葉落兒向曰颯然謂空而無人也庶衆僚官也實零落也

言衆官如零落有所失也男女老幼大臨去街衢接響傳聲

不踰時而達于四境

善曰潘勗荀彧碑曰男女老幼里號巷哭臧榮緒晉

書曰羊祜薨於是街衢塗巷傳哭接音邑里相達

銑曰言舉國男女老幼哭臨於街衢其聲響相傳接而至于四遠也夷羣戎落幽遠必至

向曰落謂聚居部落也



百城拍膺震動郢邑並求入奉靈觀楚各藩

而弗許

良曰觀棺也藩司府官屬也

雖鄧訓致劈面之哀羊

公深罷市之慕對而為言遠有慙德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

鄧訓字平叔遷護烏桓校尉病卒官吏民羌胡

愛惜旦夕臨者數千人戎俗父母死恥悲泣皆

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號咷或以刀自割又

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俱亦死

耳尚書曰惟有慙德翰曰晉羊祜為都督荆

州罷市悲號追慕無已言緬之初薨有過於此

二君故對而言之神駕東還號送踰境善曰蕭

二君遠有慙德也書曰緬喪還百姓緣沂水悲泣濟曰神駕謂

喪車也東還謂自荊州還江東也吏民哭送之

出境

奉觴奠以望靈仰蒼天而自訴震響成雷



盈塗咽水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百姓設祭於峴山鄭玄周禮注曰喪所薦饋曰奠韓

詩曰萬人顚顚仰天告訴周易曰震動也漢中山靖王曰聚蚊成雷江衛與荀仲茂賤曰舉國

顚顚歎慕盈塗向曰人吏申祭號哭公臨危滿道悲泣之聲哽咽如水之不通流也

審正載贈話言

善曰說文曰話會合善言也銑曰臨危謂臨終之時審正其

意不至迷亂則遺於話言也

楚囊之請雖善本幾而彌固

善曰

尚書曰疾大漸惟幾孔安國曰幾危殆良曰

楚子囊伐吳還將死而遺言謂子庚必城郢謂必使楚作城於郢也君子謂子囊忠矣將死不

忘衛社稷幾謂危殆也謂緬忠於國雖至危殆

其情衛魚之心身亡而意結

善曰諱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

固也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王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



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召伯玉而  
貴之彌子瑕退之徙殯於正堂翰曰衛大夫史

魚言緬亦有是心雖二宮軫慟五臣遐邇同哀  
身亡而意惟鬱結也向

二宮天子太子也謂常事二追贈侍中領五臣無  
宮也軫隱也言惻隱而哀慟

衛將軍給鼓吹一部謚曰昭侯時皇上納麓在辰

登庸伊始善曰皇上明帝也尚書曰納于大麓烈  
風雷兩不迷孔安國曰麓錄也竟納舜

使大錄萬機之政尚書曰若時登庸銑曰皇上  
謂明帝未即位時也麓錄庸用伊惟也言明帝納

政事之辰登用惟始也謂將允副朝端兼掌屯衛  
欲登用為天子先試用也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明帝初為右僕射加領衛尉晉  
中興書謝安石上疏曰尸素朝端忽焉五載漢書

曰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良曰介信也聞  
明帝初為右僕射加領衛尉故云兼掌屯衛也



凶哀震感絕移時

濟曰移時謂良久也

因遘沈痾縣留氣序

翰曰遘遇也綿留謂不絕於身也氣序謂經時也

世祖日夜憂懷備盡寬

警懷慷慨發憤

善曰世祖武帝臧榮緒晉書賀脩賤曰日夜憂向曰寬喻其意使節去悲情也

勉膳禁哭中使相望

善曰東觀漢記曰樊脩至孝母終上遣中黃門朝暮餐食

吳志曰朱然寢疾孫權夜為不寢中使醫藥口食之物相望於道

銑曰勉疆也膳食也禁止也言

世祖使勸明帝疆食止哭中使上雖外順皇肯內相望不絕也天子私使曰中使

殷私痛獨居不御酒肉坐卧泣涕霑衣

善曰毛萇詩傳曰殷

憂也東觀漢記曰齊武王以諸嫺遇害上與眾會飲食笑語如平常焉異侍從親近見上獨居不御酒肉坐卧枕席有泣涕處異獨入叩頭寬解上意良曰上謂明帝也皇肯謂世祖意勸喻也 濟曰



御食也若此移年癯俱瘠改貌善曰癯瘠俱與癯同來俱切輪

曰癯病瘠疲也天倫之愛振古莫傳善曰穀梁傳曰兄弟

先後天之倫次也毛詩曰匪今斯今振古如茲毛

長曰振自也向曰兄弟天倫之次也昭侯與明帝

兄弟也振自傳匹也及俯膺天眷入纂絕業善曰蕭子顯齊

廢海陵王以上入纂太祖爾雅曰纂繼也漢書司

馬遷曰惟漢接三代絕業銑曰謂即天子位也膺

當也纂繼也言繼分命懿親台牧並建善曰尚書

太祖之業而立也分命懿親台牧並建善曰尚書

叔左氏傳富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春秋

漢含孳曰三公在天法三能周禮曰建大麾以封

藩國又曰八命作牧良曰言明帝分對繁弱以流

命近親在於台輔及方牧之任並立對繁弱以流

涕望出阜而含悲善曰左氏傳子魚曰周公相王

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



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尚書曰魯侯伯禽宅曲阜濟曰繁弱弓名謂世祖崩今對弓而流涕昔黃帝升仙遺其弓而羣臣對之流涕也曲阜周公所封國名也言思昭王如望周公而含其改贈司徒因謚為郡主禮也惟公少而英明長而

弘潤風標秀舉清暉映世學徧書部特善玄言

翰曰

玄言談道也

肇悅之麗篆籀

又直之則

善曰法言曰今之學者非獨為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肇悅李軌曰肇帶悅巾也喻今

之文字煩多非獨華藻也巾帶皆文之如繡也漢書史籀音義曰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向曰肇帶也悅巾也喻禮樂衣冠之美麗也篆籀皆古文之書  
窮六義於懷抱究八體於毫端

善曰毛詩序曰詩有六義焉一曰風

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漢書八體六技韋昭曰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



隸書五日摹印六曰署書七曰父書八曰

之微秋儲無以競巧善曰孟子曰奕秋通國之

也馬融廣成頌曰儲積山藪廣思河澤良曰

博奕之事也儲謂蓄精思也奕秋天下之善奕

也言王之奕思雖奕秋之取睽之妙流睇未足

稱奇善曰周易曰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

而後號李虎發而石開濟曰取睽射至公以

也養由善射流睇而後號也睇邪視也

奉公侯之貴善曰周易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論曰接士盡盛德之容吳志魯肅曰不失下曹從事交游士林



洞開

善曰鄒潤甫為諸葛穆荅晉王命曰雖曰博納虛懷下開戴逵棲林賦曰幽關忽其

離捷玄風騰以雲頽西征賦曰胷中豁其洞開翰曰道體幽微本於閑也人皆難曉而王洞然

開通至其妙理也

宴語談笑情瀾不竭

善曰毛詩曰燕笑語今是以有

譽處今世說曰王太尉云郭子玄語議如懸河寫水注而不竭向曰其情如波瀾不可竭盡

也譽滿天下德冠生民

善曰孝經曰言滿天下無口過于實晉紀武帝

詔曰蓋德冠生民必饗不泯之榮銑曰冠首也言其德為生人之首也

蓋百代

臣

本作

之儀表千年

五臣本作載

之領袖曾不慙

魚斬留

梁摧奄及

善曰荀氏家傳曰荀彧德行周備名重天下莫不以為儀表王隱晉書曰

魏舒為相國參軍晉王特加器敬每朝會罷坐而日送之曰魏舒堂堂實曰人之領袖也左氏



傳孔子卒公誄之曰曼天不弔不慈遺一老禮  
記曰孔子早起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太山  
其頽乎梁木其壞乎良曰慙惜也梁摧  
謂如屋之梁棟摧折也奄及言速及也豈唯

僑終蹇謝興謠輟相而已哉

善曰潘岳賈充謀

不相杵史記趙良曰五穀大夫死春者不相杵  
史記以爲五穀而云蹇叔未詳潘沉之旨齊

曰僑謂子產也蹇謂蹇叔也終謝皆死也子產死

鄭人興歌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

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此則興謠也秦相

蹇叔死秦人皆輟春而思憶之相送杵聲也

凡我

僚舊均哀共戚

翰曰戚

怨天德之無厚痛棠陰

之不留

善曰周易曰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鄧



曰扶桑日所出落棠山日所入也向日落思

棠山名也日所入也言其光陰不復留也

所以克播遺塵敝之穹壤善曰魏都賦曰列聖之遺慶曹植露盤頌

曰敝之天壤以顯元功銑曰播布穹乃刊石

天壤地也言使遺塵之聲與天地同敝

圖徽寄情銘頌翰曰刊刻其辭曰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善曰毛詩商頌文也翰

契契殷之先祖也商則有娥氏女吞鸞卵而生

殷也蕭氏殷後故述也是開金運祚始玉筐善

金謂殷鄒子曰五德從所不勝虞土夏木殷金

周火呂氏春秋曰有娥氏有二佚女為九成之

臺飲食以鼓帝命契往視之鳴若隘隘二女愛

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鸞遺卵而

比飛遂不反高誘曰帝天也天命契降卵於有

娥氏女吞之生契濟曰殷以金德王故曰金



故云作始玉篴也  
**三仁去國五曜入房**  
善曰微

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于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春秋元命苞曰殷紂之時五星聚房房

者蒼神之精周據而興  
向曰三仁同  
**亦白其**

善注房蒼神之精則周室木德而興焉  
**馬侯服周王**  
善曰毛詩序曰有客微子來見祖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  
銑曰武王勝殷紂微子

封於宋以奉殷金德故白其馬侯服謂爲諸侯  
以奉周  
**本枝派別因菜命氏**  
善曰微子之後食

王也  
詩曰文王孫子本枝百世吳都賦曰百川派別

漢書曰楊雄之先初食菜於晉之楊因氏焉左  
氏傳羽父曰胙之士而命之氏  
良曰本枝謂

與殷同根枝如木之生焉後乃分族如水同源  
而分流王畿二百里地曰菜其蕭氏之先蕭叔

大心因食菜於蕭命爲蕭氏焉水分流曰派也



涉徐而東義均梁徙

善曰謂徙蘭陵也王隱晉書曰徐州部東海郡蘭陵

縣班固高紀贊劉向曰戰國時劉氏自秦復於

魏秦滅魏遷大梁都豐故周市說雍齒曰豐故

梁徙也頌高祖云涉魏而東遂為豐公

蕭氏本從殷涉於徐州東居於蘭陵縣則蕭氏之

地均同也言遷居之義與劉氏徙大梁移居於

豐同也漢氏隨魏徙大梁移在豐居中陽里梁

地名

自茲以降懷青地紫

善曰解嘲曰紆青地紫朱用其轂向曰

懷地皆衣之也崇基巖巖長瀾瀾瀾

青紫貴服飾也

日節彼南山維石巖巖又曰新臺有泚河水瀾

瀾銑曰巖巖高兒瀾瀾流長兒言其祖宗德

高而祚惟聖造物龍飛天步

善曰莊子孔子曰夫造物者為人司

長也

馬虎曰造物謂道也周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夫

人毛詩曰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良曰造物謂



利萬物也龍飛為升帝位天  
步謂游於高遠至艱難也  
**載鼎載革有除有**

**布**善曰鼎革二卦名也周易曰井道不可不革  
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漢

書音義文穎曰字星名為除舊布新改易君上  
也濟曰載則也鼎革易卦也鼎者取新之義

革改也改舊之理也除  
其故事以布新制也  
**高皇赫矣仰膺乾顧**善

曹府君陳實誅曰赫矣陳君毛詩曰乃眷西  
顧此維與宅翰曰赫盛也膺當乾天也  
**景**

**皇蒸哉實啓洪祚**善曰毛詩曰文王蒸哉潘岳  
羊夫人謚策文曰光啓洪祚

慶流萬國何曰蒸  
**喬嶽峻峙命世興賢**善曰毛

君啓開洪大祚福也  
高維岳峻極於天維岳降神生甫及申詩曰崧

福祚興於子孫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  
間必有名世者廣雅曰應期誕德絕後光前日

命名也  
銑曰喬高也  
命名也



膺五百歲之期也曹植上文帝誄表曰階青雲

而誕德晉起居注安帝詔曰元功盛德超前絕

後良曰謂應五百年之期而誕生賢德後世

當更無如此賢者故云絕後其賢德光於祖考

故云機以成務覺在民先善曰周易曰夫幾者

光前也物成務孟子伊尹曰夫之生斯人使先覺覺後

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銑曰謂先覺事機也

位非大寶爵乃上天善曰周易曰天地之大德

子曰有天爵有人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

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翰同善注爰

始濯纓清猷濬發善曰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可

長發其祥向曰於始濯纓謂緬初升降文陛

入仕時也纓衣領也猷謀濬深也

逶迤魏闕善曰漢書梅福上疏曰願一登文石

之陛涉赤墀之塗夏侯稚景福殿賦



曰乃陟乎文陛以登華殿呂氏春秋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

高誘曰魏闕象魏之闕也銑曰文陛天子殿階也以文石砌之逶迤行兒魏闕天子之闕

惠露霑吳仁風扇越善曰陸機謝成都王賤曰慶雲惠露止於落葉良

曰恩惠仁德如露之霑閨風之扇動也吳越二國名緬爲吳郡會稽二太守故也涉夏

踰漢政成期月善曰楚辭曰江舉夏之不可涉夏水名也尚書曰逾于漢論語

子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濟曰夏謂荊州漢謂襄陽緬皆曾理也用

簡必從曰新爲盛善曰周易曰簡則易從又曰日新之謂盛德翰曰用事

簡下人必易從而理曰新其德是爲盛美之道在上哀矜臨下莊敬善

論語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又曰季康子問使民以敬如之何



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向曰爲上則哀草木不

矜下人所不逮也莊敬恭儉禮敬也天昆蟲得性善曰毛詩序曰周家忠厚仁及草

木又曰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銑曰草木不以時不伐之禽我有芳

蘭民胥攸詠善曰芳蘭即上芳若椒蘭也良

也言人歌謠所以詠其德也羣夷蠢蠢巖別嶂分善曰爾雅

向曰蠢蠢動兒巖嶂山也傾山盡落其從如雲善曰爾雅

言各分別四居於山也善曰毛詩曰齊子歸止其從如雲濟曰落謂

蠻夷所聚居處也言其皆歸納德傾盡山居而挈妻荷子負戴成羣善曰莊子邠

來其徒相從如雲之多也挈吾妻子以從王乎此又曰石戶之農夫負妻人謂邠王曰

戴子入海也銑曰挈維也負戴謂負擔生資



之物而來成迴首請吏曾何足云善曰封禪羣言人多也

迴首面內漢書曰邛笮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請吏比南夷翰曰漢朝南夷及邛笮之君長

皆迴首請吏比之於齊則漢何足可云也迴首請吏謂願歸帝命以為臣也昔聞天

道仁罔不遂善曰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論語子曰仁者壽莊子曰聖也者

遂於命者也良曰彼蒼如何興山止簣善曰罔無也遂猶輔也

曰彼蒼者天殲我良人論語曰譬如為山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向曰彼蒼天也興山止簣謂

起土為山而未成少一簣之土而止作也言緬有開國成務之志未遂而死亦如興山止於一

簣也簣四牡方馳六龍頓轡善曰毛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頓

轡前死也楚辭曰貫鴻濛以東竭兮維六龍於扶桑王逸注曰結我車轡於扶桑以留日行幸



得延年壽也頓猶舍也翰曰四牡謂駟馬也

言將乘駟馬之駕為國家馳使四方安靜人難

而日御下駐頓下其轡光陰斯民曷仰邦國殄

已沒謂緬死矣六龍日御也

**瘁**善曰毛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向曰緬

既死矣此下人何所仰焉殄盡瘁病也言邦

國之人盡**齊隕晏平行哭致禮**善曰晏子曰齊

如病也

子死公繁駟而馳自以為遲下車而趨知不如

車之駛則又乘之比至國四下而趨至則伏尸

而哭曰百姓誰復告我惡邪**趙徂昌國列邦**

銑曰晏子名平仲故云晏平也

**揮涕**善曰史記曰樂毅為燕伐齊破之封樂毅

於昌國昭王卒燕惠王疑毅般降趙號曰

望諸君而卒於趙潘岳太宰魯公碑曰趙喪望諸

列國同傷家語敬姜曰無揮涕涕以手揮之也

齊曰樂毅卒於趙列國**況我君斯皇之介弟**善

聞之皆悲泣揮涕也



左氏傳伯州犂謂皇頤曰夫子爲王子博易君

之貴介弟也良曰君斯猶此君也此君謂緬

也皇謂明帝哀感徒庶慟興雲陛善曰左思七

也介大也之廣彖建雲陛之差義翰曰徒庶下人也雲

陛天子殿階也不言天子而云陛者不指斥言

也亦言階毀留攢川汎歸軸善曰禮記曰君殯

玄曰攢猶叢也殯若棺以龍輅叢不題湊象樽

儀禮曰遷于祖用軸鄭玄曰軸輅也向曰攢

謂堂中權殯之名也其毀者謂啓發其殯將歸

于國也留謂留其殯處餘跡也川汎歸軸謂船

載其柩以歸也以競羞野奠爭攀去轂銑曰言

船比車故云軸也競羞野奠爭攀去轂銑曰言

競進於野以申奠祭之禮遵渚號追臨渡望哭

爭攀去轂謂船去而攀留善曰毛詩曰鴻飛遵渚范曄後漢書曰祭遵喪



號泣而追送之也善曰楚辭曰無絕終古惟蘭與菊春蘭兮秋菊

長無絕兮終古良曰蘭菊皆草名也喻人德如此物之香不絕至于終古也塗由帝

渚朱軒靡駕善曰楚辭曰帝子降兮北渚尚書大傳曰未命爲士不得乘朱軒

翰曰帝渚謂湘江也帝堯之女娥皇女英沒於此故云緬極路由此水而過也言平生朱車之

榮今則無此駕東首塋園即宮長夜善曰廣雅曰首向也漢書音義如淳

日塋冢田也禮記曰孔悝鼎銘曰即宮于宗周李陵詩曰嚴父潛長夜慈母去中堂向曰東

首謂向東葬也即就也逝川無待黃金難化善

宮居也長夜謂墓中也逝川無待黃金難化善

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史記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而冊砂可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銑曰待猶停也黃金難可化爲神川以致神仙長生也言逝者如川不停又不



能化金以爲長生故至死也

鐘石徒刊芳猷永謝

善曰吳越春秋樂師

謂越王曰君王德可以刻之金石王逸楚辭注

曰謝去也翰曰百官有德者刻之於石言已

死矣徒爲之也永長謝去也鐘即金也刊刻也

墓誌

善曰吳均齊春秋王儉曰石誌不出禮典起宋元嘉顏延之爲王琳石誌

劉先生夫人墓誌一首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太祖爲劉

璣取王氏女璣卒天監元年下詔爲

璣立碑號曰貞簡先生王僧儒劉氏

譜曰璣取王法施女也向曰璣平

生與其妻道義相得終身不改志也

任彦升

既稱萊婦亦曰鴻妻復有令德一與之齊

善曰列女



傳曰老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或言之楚王  
楚王遂駕車至老萊之門楚王曰守國之孤願  
變先生老萊曰諾妻曰妾聞之居亂世爲人所  
制此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爲人所制者投其畚  
而去老萊乃隨之又曰梁鴻妻者同郡孟氏之  
女也德行甚脩鴻納之共遜逃霸陵山中後復  
相將至會稽賃舂爲事雖雜傭保之中妻每進  
食常舉案齊眉不敢正視以禮脩身所在敬而  
慕之曹植王仲宣誄曰既有令德材技廣宣禮  
記曰信婦德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 銑曰老  
萊子婦梁鴻妻並古之賢婦人也言 實佐君子  
夫人復有善德一與二婦人齊德也  
**簪蒿杖藜**善曰毛詩序曰又當輔佐君子求賢  
君非隄囂不降志辱身至簪蒿席草不食其粟  
莊子曰子貢見原憲原憲杖藜應門 翰曰簪  
首飾也以蒿爲簪以藜爲杖險也藜蒿類也  
**欣欣負載在冀之畦**善曰  
爲杖險也藜蒿類也 漢書



曰朱買臣常刈樵其妻亦負載相隨音騰良曰言夫妻相與負載營業之物以相隨也曰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相待如賓冀地名畦田隴也

### 居室有行亟聞

五臣本義讓善曰言初居室及於有行俱聞義作問

不教吾以居室之行毛詩曰女工有行左氏傳趙襄曰臣亟聞其言矣濟曰亟數也稟

### 訓丹陽弘風丞相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璫晉丹陽尹恢六葉孫也然其妻王

氏丞用遵之後也向曰稟受也晉丹陽尹劉

恢是獻六代祖也故獻稟受其訓焉晉丞相王

遵是夫人先祖籍甚二門風流遠尚善曰漢書

故弘其風教也籍甚二門風流遠尚善曰陸賈遊

漢庭公卿間名聲籍甚習鑿齒晉陽秋曰王夷

甫樂願俱宅心事外言風流者稱王樂焉銑

曰二門謂肇允才淑聞德斯諒善曰毛詩曰肇

劉王也



竊窈淑女禮記曰內言不出於閫鄭玄曰閫門  
限也毛萇詩傳曰諒信也翰曰肇始也允信  
也叔美也諒善也言夫人始信才美之盛而閫  
內之德此為善也禮云內言不出於閫閫門限  
也蕪沒鄭鄉寂寥楊冢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鄭玄字康成北海人也國  
相孔融深敬玄徒復造門告高密縣為玄特立  
一鄉曰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冠之意  
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七略曰楊雄卒弟子  
侯芭負土作墳號曰玄冢良曰孔融為北海  
相為鄭玄特立一鄉號曰鄭公鄉楊雄卒其弟  
子為其起冢故云揚冢蕪沒寂寥言人死而荒  
源也言劉先生之德如鄭楊二君參差孔樹毫末成拱覽聖賢  
冢墓誌注曰孔子冢在魯城北泗水南冢塋中  
樹以百數皆異種人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  
持其國樹來種之其樹柞枌維離五味瓊擅之  
樹魯人莫之識者予曰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公



羊傳曰泰伯謂蹇叔曰爾之年老家上之木拱矣濟曰拱合手也參差木不齊兒謂先生卒而墓樹已合拱也暫啓荒塋長扃幽隴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王氏被出今云合葬蓋獻卒之後王氏宗合之向曰言夫人將開先生墓而入焉則長閉於幽隴之中矣荒塋墓中夫貴妻尊匪爵而重善曰喪服傳道也扃關也妻貴於室潘岳夏侯湛誄曰惟爾之存匪爵而貴翰曰其夫以道德見貴於時其妻亦因道德而尊非爲爵祿重也匪非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九



六臣註文選卷第六十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 呂延濟 劉良註  
張銑 李周翰 呂何

行狀

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一首良曰述其德行之狀

祖太祖高皇帝

父世祖武皇帝

任彥升

南徐州南蘭陵郡縣都鄉中都里蕭八年三



十五行狀

公道亞生知照隣幾庶

五臣本作庶幾 善曰論語孔子曰生而知之

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傳季友脩張良廟教曰道亞黃中照隣殆庶何曰亞次也言道次於生知之性也照明隣近也言明近於庶幾之道也孝始人倫忠爲令德

公實體

五臣本作禮

之非毀譽所至

善曰毛詩序曰成孝敬厚人倫

左氏傳君子曰忠爲令德論語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體行也莊子曰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銑曰非人言辭所能毀譽以至於此

天才博瞻學綜該明

善曰郭子曰孫子荆上品狀王武子曰天才英博亮

拔不羣潘岳任府君畫讚曰學綜羣籍智周萬物濟曰綜理該通也

至若

五臣本作



乃曲臺之禮九師之易

善曰上略曰宣皇帝時行射禮博士后倉爲之

辭至今記之曰曲臺記又曰易傳淮南九師道訓者淮南王安所造也漢書音義曰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說

之所也漢淮南王安者有明易者九人號九師

也樂分龍趙詩析

先齊韓氏善曰漢書曰雅琴趙

宣帝時丞相魏相所表又曰雅琴龍氏九十九篇名德梁人也又曰詩魯齊韓三家應劭曰申公作魯詩韓嬰作韓詩臣讚曰韓固作齊詩也良曰雅琴龍氏有九十九篇趙氏七篇韓齊二家作詩而陳農所未究河澗所未輯  
善曰漢書能析理也  
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又曰河間獻王德從人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由是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  
何曰言竟



陵王及其所未窮盡者未

有一於此罔不兼綜

者歟

善曰謝承後漢書曰劉靚方策所載靡不

必綜何曰謂上諸學校之事有一人善

者無不兼

理而學之昔沛獻訪對於雲臺東平齊聲於楊

史

善曰東觀漢記曰沛獻王輔永平五年秋京

師少雨上御雲臺召上帝取卦具自卦以周

易卦林占之其繇曰蟻封亢戶大雨將集明日

大雨上即以詔書問輔曰道豈有是邪輔上書

曰案易卦震之蹇蟻封亢戶大雨將集艮下坎

上艮為山坎為水出雲為雨蟻亢居而知雨將

雲雨蟻封亢者故以蟻為興文詔報曰善哉王

次序之又曰上以所自作光武皇帝本紀示東

平獻王蒼蒼因上世祖受命中興頌上甚善之

以問校書郎此與誰等皆言類相如楊雄前代

史岑比之銑曰漢明帝時大旱御雲臺之上

筮得蹇卦帝不解以問沛獻王輔輔上書上蹇



者坎上艮下此山有承水水則至矣果如其言  
又東平王蒼上書天子甚善之以問左右賢臣  
左右皆曰其才如楊雄史岑也

**淮南取貴於食時**陳思見稱於

**七步方斯蔑如也**

善曰漢書曰淮南王安上使為離騷傳且受詔曰食時上

世說曰魏文帝令陳思王七步成詩詩曰萁在  
竈下然豆居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良曰漢淮南王安好書天子使為離騷傳朝受  
詔至食時進之魏陳思王植有奇才文帝令作  
詩七步而成此之初沈攸之跋扈上流稱亂陝  
於王彼則蔑如也

**服**

善曰沈約宋書曰沈攸之字仲達為荊州刺  
史順帝即位攸之師武義至夏口反毛詩傳

曰無然畔援猶跋扈也西京賦曰睢眊跋扈尚  
書曰非台小子敢行稱亂臧縈緒晉書曰武陵  
王令曰荊州勢據上流將軍休之委以分陝之  
重向曰跋扈畔援也上流荊州也時攸之為



荆州刺史宋順帝即位起兵作亂時以荊州比  
陝州為分陝之望也如侯甸之服故云陝服也

宋鎮西晉熙王南中郎邵陵王並鎮益口

善曰沈約

宋書曰明帝第六子燮字仲綏封晉熙王進號  
鎮西沈攸之舉兵鎮尋陽之益城又曰邵陵殤  
王友字仲賢明帝第七子也年五歲出為南中  
郎將江州刺史邵陵王向曰二王並以攸之

之亂鎮益口也  
益口江州也

世祖毗贊兩藩而任揔西伐

善曰

沈約宋書曰晉王太子奉晉熙王燮鎮尋陽之  
益城向曰時齊世祖為齊王太子輔贊二王  
之政西伐沈攸之公時從在軍

銑曰從世  
祖在軍也鎮西

府版寧朔將軍

銑曰以版封受為寧朔  
將軍非臺署之輔也

軍主南

中郎版補行參軍署法曹

善曰沈約宋書曰除  
拜則為參軍事版



則為行參軍翰曰軍主謂軍之中于時景燭

雲火風馳羽檄善曰言雲火之多如景之照羽檄之疾若風之馳太公六韜曰

雲火萬炬以防夜四子講德論曰風馳雨集漢書高祖曰以雨檄徵天下兵良曰雲火烽火

也羽檄徵兵書也言烽火照天下如日謀出股景之照也軍書之急如風馳羽飛也

肱任切書記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元瑜書記翩翩向曰股肱猶左右也書

記謂文學之士也遷左軍五臣本邵陵王主簿記室參

軍向曰掌書記文學之任也既允焚林之求實兼儀形之寄刀

筆不足宣功風體所以弘益善曰文士傳曰太祖雅聞阮瑀名辟

之不應連見逼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至召入太祖時在長安大廷賓客怒不



與語使就伎人列瑀善解音能鼓琴遂撫弦而歌因造歌曲曰弈弈天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西東人怨士爲知己死女爲悅口玩恩義苟落暢他人焉能亂爲曲既捷音聲殊妙當時冠坐太祖大悅署爲記室何法盛晉中興書曰王承字安期司空東海王越以爲記室參軍雅相敬重勅于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史記張釋之曰秦任刀筆之史齊曰言其有大才故刀筆不足以宣其功蓋以爲技也風儀體氣所以大益於人倫也銑同善注除邵

陵王友又爲安南邵陵王長史東夏形勝關河

重複

善曰尚書王曰爰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漢書田肯曰秦形勝之國也韓康伯王述

碑曰述遷會稽太守此蓋關河之重複決

選衆

決大邦

銑曰東夏會稽郡也復阻也



而舉敦說斯在

善曰論語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左氏

傳曰晉蒐於被廬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閱禮樂而敦詩書若其試之良曰選於衆官舉之爲會稽太守重德除使持節都

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諸軍事輔國

將軍會稽太守太祖受命廣樹藩屏

善曰左氏傳富辰曰

昔周公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室

齊曰太祖

高皇帝受宋順帝禪位而爲天子也廣樹藩屏

謂封子弟公以高昭

詔武穆惟戚惟賢

善曰西漢書韋

玄成曰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也晉詔漢書

文帝詔曰左賢右戚向曰竟陵王於高祖爲

昭於武帝爲穆惟辭也戚封聞喜縣開國公食親也言其爲昭穆親賢也



邑千戶又以奏課連最進號冠軍將軍

善曰漢書曰倪

寬爲農都尉大司農奏課最連韋昭曰最連得

第一也銑曰言其爲太守奏功課與諸郡相

連而比其考爲第一故越人之巫覩正風而化

曰連最也最第一也

俗善曰范曄後漢書曰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

也拜會稽太守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

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倫到官移書屬

縣曉告百姓其筮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

案論之有妄屠吏輒行罰於後遂斷絕百姓以

安鬼神而竟陵王理之都篁竹之酋感義讓而失

邑正風而人俗化一也

險善曰漢書淮南王上書曰臣聞越處谿谷之

間聞篁竹之中范曄光武紀贊曰金湯失險

良曰越南之俗處於谿谷篁竹之中常恃其險

而竟陵王理之其酋長之徒皆感義讓之風而



奔其險阻以歸其德邪叟忘其西具五臣本作也竹叢曰篁失奔也

龍丘狹其東皐

善曰華嶠漢書已劉寵拜會稽太守微爲將作大匠山陰有五

六老叟自若邪山谷出送寵曰聞當見奔故自扶來送潘安仁楊經誅云日吳景西望于朝陰范曄後漢書曰任延字長孫南陽人拜會稽郡尉年十九吳有龍丘萇者隱居志不降辱四輔三公連辟不到掾史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洒掃其門猶懼辱焉君之不可使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積一歲萇乃乘輦詣府門願得先死備錄延詞讓再三遂署義曹祭酒阮籍奏記曰將耕東皐之陽輸黍稷之稅向曰邪謂若邪谿也後漢劉寵爲會稽太守帝徵拜將作大匠有老叟五六人出自若邪谿人齎百錢送寵皆戀寵德義忘夕而不反西景謂日夕也言說慕德化而狹其耕農故出仕也東皐則耕農



之所會武穆皇后崩公星言奔波泣血十里善

也蕭子顯齊書曰武穆裴皇后諱惠昭河東人父

璣之后生子良禮記曰惟父母之喪見星而行

夜見星而舍毛詩曰星言夙駕仲長子昌言曰

救患赴急跋涉奔波者憂樂之盡也禮記曰高

子皐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

子以爲難銑曰星言早行侵星也水漿不

入於口者至自禹穴善曰禮記曾子謂子思伋

於口七日漢書曰司馬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

禹穴濟曰禹穴在會稽山言其從會稽而至

於部逮衣裳外除心哀內疚善曰禮記曰親喪

也已竟哀不忘也稽康幽憤詩曰心焉內疚爾雅

曰疚病也翰曰逮及也疚病也謂除脫衰服

也禮屈於厭鳥降事迫於權奪善曰禮記曰有

甲從有服而無服



公子於其妻之父明鄭玄曰凡公子厭於君降其私親女君之子不降也晉起居注宋公表曰清由權奪也良曰禮父在母喪服期為尊在屈厭而降之事理又迫於權宜而奪哀情使入仕也謂將授而茹感肌膚沈痛瘡距善曰廣雅征虜將軍也而茹感肌膚沈痛瘡距善曰廣雅禮記曰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向曰言茹食憂苦損其肌膚沈於痛毒如故知鐘鼓非樂云之瘡痛之至傷感憂距至也

本綏麤非隆

五臣本作降

殺戒之要

善曰論語子曰樂云樂云鐘鼓

云乎哉馬融曰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也非謂鐘鼓而已左氏傳曰齊晏相子卒晏嬰麤衰斬寢苦枕草孫卿子曰喪三年何也曰加隆焉故三年以為隆總小功以為殺鄭玄禮記注曰有隆有殺進退如禮莊子曰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



末哭泣縗經隆殺之服哀之末翰曰樂之與

禮本要在於中情豈以鐘鼓之聲縗纛之服升

降以為禮樂改授征虜將軍丹陽尹良家入徙

乎降升殺降

戚里內屬政非一軌俗備五方善曰三輔黃圖

徙良家五千戶居於陵漢書萬石君傳曰徙其

家長安中戚里以姊為美人故也漢書秦地五

方雜錯良曰漢宣帝為杜陵徙良家五千戶

居於陵天子有親姻者居之名曰戚里言齊亦

倣漢有此事內屬當族親也言政

非一法使風俗必備五方作則也公內樹寬明

外施五臣本簡惠善曰馮衍說鮑永曰幸蒙危

晉書曰吳隱之為晉神臯載穆轂下以清善曰

陵太守布政簡惠

賦曰寔惟地之奧區神臯漢書谷永上疏曰薛

宣為御史中丞執憲轂下胡廣漢官解故注曰



轂下喻在輦轂之下京城之中也范曄後漢書  
曰楊璉為零陵太守郡境以清翰曰神皋良  
田也謂都畿之內也載事也穆和也言都畿之  
內政事以和輦轂之下其化之清也轂下帝都  
也

武帝

五臣本作皇

嗣位進封竟陵郡王食邑如千

戶

濟曰如千戶猶若干也蓋食邑無定戶故也

復授使持節都督南

徐兖二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

翰曰是時

有後魏在北而齊在江南北地皆非其所有志思北土故江南別置徐兖等州以為南州也

遷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兖徐北兖青冀五州諸

軍事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

何曰兖青冀並在北不得至其州蓋

遇授也兖徐接壤素漸河潤

善曰漢書武帝詔曰淮南衡曰兩國接壤



東觀漢記曰拜郭伋潁川太守召見辭謁帝勞

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異京師

并蒙福也

何

未及下車仁聲先洽

善曰漢書

定襄太守其下車作威吏民竦息

王闕靖析北

門寢局

善曰漢書曰龍勒有玉門關周禮曰凡

時也檠與析同史記曰齊威王曰吾吏有黔夫

者使守徐州則葵人祭北門裴駟曰齊之北門

說文曰局外關門之關

濟曰王關塞門關名

也析謂夜擊守更木也此言後魏在北故北之

匈奴王關也靖析謂疆界無守備也北門謂

潤州爲國之北門也寢局謂除其關守也

朝

旨以董司岳牧敷興邦教

善曰晉起居注宋公

引罰孔安國尚書傳曰董督也潘岳關中詩曰

岳牧憲殊禮記司徒明七教以興民德尚書曰



司徒掌邦教翰曰朝旨天子意也董正也司  
主也岳牧太守也敷布典起邦國也言天子之  
意以正百官之主司者以太守之方任雖重比

任爲重將布起國家之政教也

此爲輕善曰山濤啓事曰方任雖重比此爲輕

司徒侍中之職

太守爲輕也徵護軍將軍無司徒侍中如故

又授車騎將軍兼司徒侍中如故即授司徒侍

中又如故

良曰謂前兼司徒今即上穆三能五

本作下敷五與

善曰漢書曰三能色齊若臣和

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又曰五典克從孔安國

曰五典五常之教銑曰穆和也三台星名主  
三公位也三台星色齊則君臣和也敷布也五  
典五常之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



闢玄闡以闡化寢鳴鍾以體國

善曰玄謂道也太玄經曰玄門

混沌難知係放數詩曰一往縱神懷矯跡步玄

闡范曄後漢書曰栢榮爲五更贊曰待問應若

鳴鍾 翰曰闢開也闢門也言開正道之門以

闢楊天子化也謂其雖貴而息其擊鍾鼎食之

盛以尚節儉之道以體 翼亮孝治緝熙中教

國家之理也寢息也 善曰

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

國之臣司徒故曰中教 向曰翼佐也亮猶行

也緝和也熙廣也言佐天子行其 奪金恥訟蹊

孝理使天下太和廣布中平之教

田自嘿

善曰呂氏春秋曰齊人有欲得金者清

奪之吏捕而束縛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

金何故對吏曰殊不見人徒見金耳左氏傳申

以時謂楚子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以

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以重矣 銑曰言



竟陵王執政人皆不爲爭訟蓋德化之所及也  
有牽牛以踐人之田而奪之牛得奪牛之罪重  
於踐田之罪也言金蹊過於田者乃懷其義讓  
亦嘿然不相爭奪矣蹊道也言牛行於田以成  
道不彫其朴用晦其明聲化之有倫繫公是賴  
善曰呂氏春秋曰賢不肖各反其質行其情不  
彫其素高誘曰素樸也周易曰明入地中明夷  
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王弼曰藏明於內乃得  
明潘元茂九錫文曰故周室之不壞繫二國是  
賴翰曰物皆任其質朴不作彫鏤外見如晦  
其內則明也倫次也繫發語之聲也繫公是賴  
謂政理賴得此公也庠序肇興儀形國冑師氏之選允歸  
善本作人範善曰禮記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  
師宇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鄭玄曰  
皆學名也毛詩曰儀彤文王泰山松後漢書曰  
李膺風格儀形皆可師範尚書曰夔命汝典樂



教胥子周禮師氏掌以燬詔王以三德教國子  
法言曰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  
向曰謂欲以為國子祭酒也庠序國學也肇始  
也胥子也謂百官之子皆學於中也故曰國子  
也師氏周官掌教國子也允信範法也言以本  
師氏之選信歸於竟陵王以為合法則也

官領國子祭酒固辭不拜八座初啓以公補尚

書令

善曰陳壽魏志評曰八座尚書即占六卿  
之任也晉百官名曰尚書令尚書僕射六

尚書古為八座尚書

銑

式是敷奏百揆時序

曰八座謂六尚書二僕射

善曰尚書曰敷奏以言又曰納于百揆百揆時  
敘王隱晉書詔曰今之尚書令皆占之百揆之

任也

良曰式用也言用是忠良之德敷

夫國

奏天庭則百事於是有序揆是時是也

家之道互為公私君親之義遞為隱犯

善曰事親有隱



而無犯事君有犯而無隱有諫諍之義隱謂不稱揚其過犯謂犯顏色而諫也五臣注同

公二極一致愛敬同歸

善曰國語彙其子曰成

一父母生之師教之君食之生非食不長非教不智生之族也故一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矣

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向曰公謂竟陵王也二極謂君親也一致謂忠孝同為一

亮誠盡規謀猷弘遠

也愛敬之道同歸君親也

矣  
善曰國語召康公曰天子聽政近臣盡規晉中興書冊陶侃曰公經德秉哲謀猶弘遠

齊曰亮信猷  
風弘大也  
又授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揚

州刺史本官悉如故舊惟淮海今則神牧善曰尚書

曰淮海惟揚州地  
里耆曰崑崙東南地方五千  
里名曰神州  
銑曰揚州近淮海二水神牧謂



竟陵王治之如神明矣牧即刺史也

編戶殷阜萌

五臣本作珉

俗滋繁

善曰漢書呂后曰諸將故與帝爲編戶

良曰編戶萌俗皆百姓也殷衆阜盛也滋繁言多也

良曰

不言之化若門到戶說矣

善曰周易曰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孝經曰

君子之教以孝非家至而日見之鄭玄曰非門到戶至而日見也楚辭曰衆不可戶說兮孰云

察余之中情

頃之解尚書令改授中書監餘悉如故

獻納樞機絲綸允

善曰兩都賦序曰日月獻納周易曰言行君子之樞

機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機言語也絲綸天子之言也允信緝和也

武皇

晏駕寄深負圖

善曰應劭風俗通曰宮車晏駕謹按史記曰王稽謂范雎曰夫

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奈何者一日宮車晏駕是事不可知也君雖恨於臣是無可奈何謂秦



昭王以天下終也昔周康王一旦晏起侍人以  
爲深刺天子當良寢早作身省萬幾如今崩殯  
則爲晏駕矣家語孔子觀於明堂觀四門之墉  
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  
圖焉向曰晏駕謂天子崩寄深負圖謂授公  
命輔少帝也負圖者負託帝圖以朝百辟也公

仰惟國典僥遵遺託俯擗天倫踊絕于地居處

之節復如居武穆之憂

善曰穀梁傳曰兄弟天倫也何休曰兄弟後

天之倫次也禮記曰婦人擊心爵踴鄭玄曰爵  
踴足不絕地也

濟曰擗撫心哭也天倫兄弟

也言撫心哭其兄弟號踊墮絕于地也銑曰  
居喪之節如前武穆皇后之憂水漿不入口而

哀心

聖主嗣興地居旦與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  
鬱林王昭業文惠太

子長子世祖崩太孫即位良曰鬱林王昭業  
文惠太子長子武帝崩太孫即位故云嗣興地



居且奭謂如周公公輔相成王之事

邵

有詔策

五臣本作崇

授太傅領

司徒餘悉如故坐而論道動以觀德

善曰周禮曰坐而論

道謂之三公禮記曰樂行而民向方可以觀德矣翰曰坐而論道三公之職也其貴重人尊

敬之故坐而論道與百官異也地尊禮絕親賢

莫貳

善曰晉中興書恭帝詔曰大司馬地隆任重親賢莫貳班固諸侯王表序曰親親賢

賢褒功表德向曰位居尊重之地與百官禮儀隔絕則親戚賢臣皆無有二心也又詔

加公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劔履上殿

銑曰天子敬重其德

有詔使入天子之朝不趨走讚言也不明謂不稱名百官皆不得帶劔履上殿而竟陵一人天

子獨許之蕭傳之賢曹馬之親兼之者公也五臣



本作矣。善曰：漢書曰：上賜蕭何帶劔履上殿，入朝不趨。又曰：上欲自行擊陳稀，周綜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嘗自行。今上帝自行，是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爲愛我，賜入殿門，不趨。而綜與傳寬同傳，寬無不趨之言，疑任公誤也。魏志曰：曹真字子丹，太祖族子也。明帝即位，遷大司馬，賜劔履上殿，入朝不趨。晉公卿禮秩曰：汝南王亮秦王東吳王晏、梁王彤皆劔履上殿，入朝不趨。齊曰：蕭傳謂蕭何傳說也。曹真，魏太祖族子也。明帝即位，遷大司馬，入朝不趨。司馬宣王得乘輿上殿，今言竟陵賢則如蕭傳。親則如曹司二者，公實兼之。復以申威重道，增崇德統。良曰：統紀也。言更進督南徐州諸軍事，餘悉如故。並表疏累，上身沒讓存。善曰：王隱晉書曰：武帝贈羊祜詔曰：身沒讓存，遺言益厲。疏表也。身死而讓辭不已，謂讓徐州諸軍事。天



不熬

魚

遺梁岳頽峻

善曰左氏傳曰孔丘卒公誅之旻天不弔不憖遺一

老禮記曰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

太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

不且遺其福而且亡此人如太

岳頽其峻峯也梁岳太山也

其年其月日薨

春秋三十有五詔給溫明秘器歛以衾章備九

命之禮遣大鴻臚監護喪事朝夕奠祭太官供

給禮也

善曰漢書曰大將軍霍光薨賜東園溫

一端漆畫懸鐘其中置尸上歛并蓋之周禮曰

三公自衾冕而下又曰上公九命

秘器皆凶器也衾章龍服也九命謂一命受職

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受則六命

錫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言將備此

禮也

銑曰大鴻臚官名也監謂監葬事也護



助也太官故以慟極津門感充長樂善曰東觀漢記曰東

海王疆薨上發魯相所上檄下牀伏地舉聲盡哀至長樂宮白太后因出幸津門亭發喪向

注豈徒舂人不相傾壑罷肆而已哉善曰史記曰趙良謂

商鞅曰五叛大夫死秦國男女莫不流涕童子不謂謠舂者不相杵劉縯聖賢本紀曰子產治

鄭二十年卒國人哭于巷商賈哭于市農夫哭于野五臣注同翰曰相舂人送杵聲也壑

郊野也乃下詔曰褒崇庸德前王之令典追遠肆市也

尊戚公情之所隆善曰禮記曰禮樂之情同故明王相公也鄭玄注曰公猶

因述也濟曰庸功也前王謂古先帝王之善法也追遠亡者尊其親戚蓋因情所感也令善

典法公故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中書監太因也



傳領司徒揚州刺史竟陵王新除進督南徐州日良

謂督察諸軍之事

體睿履正神監

五臣本作鑒

淵邈道

五臣本作

首冠民宗具瞻惟允

善曰毛詩曰民具爾瞻翰曰春聖也履正謂履其

正道也淵深邈遠也

向曰首冠謂道德高也

民宗謂天下所尊仰也具瞻望其美可謂當矣

允當肇自弱齡孝友光備

善曰毛詩曰張仲孝友銑曰肇始也弱

也

爰及贊契協升景業變和台曜五教

齡謂幼年也光大也

克宣善曰台曜及五教並已見上注

翰曰贊助天子令升大業也契謂王者所誥也景大也

良曰變理也台曜三台星光也主三

敷奏朝端

公之位也五教五常之教也克能也

百揆惟穆善曰尚書曰敷奏以言晉中興書謝石上疏曰尸素朝端忽焉五載尚書



曰百揆時敘  
曰揆事穆美也

齊

寄重先顧任均負圖

善曰先顧則顧

命也尚書曰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相康王作  
顧命家語孔子觀於明堂觀四門之墉有周公  
相成王抱之負斧戣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  
翰曰謂先帝顧命輔少君也漢武帝畫周公輔  
成王圖以喻霍光令相昭帝故  
諒以齊徽二南  
竟陵之奉顧命任與此同也  
同規往哲  
善曰毛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也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向曰諒信徽美也二南謂周公邵公也往哲則二南也謂周  
邵輔成王故與之齊美  
方憑保祐永翼雍熙  
善曰東京賦曰上下共其雍熙  
銑曰保安祐  
福翼佐雍和熙廣也言國家欲憑竟陵之德安  
福社稷長佐天下致  
和平以廣政化也  
天不憖  
善曰  
遺奄見薨洛  
善曰



左氏傳曰孔子卒公誄之旻天不吊不憖遺一  
老方言曰奄遽也尚書曰帝乃殂落良曰憖

且也薨落死也哀慕抽割震動于厥心今先遠戒期龜

謀襲吉

善曰禮記曰喪事先遠曰尚書曰謀及

一習吉襲與習通

濟曰先遠戒期謂

茂崇嘉

制式弘風猷

向曰式

可追崇假黃鉞

善曰尚書

黃鉞孔安國曰鉞以黃金飾斧

翰曰假之以

名非真得也黃鉞以金飾斧天子賜諸侯乃得

州牧綠綬

麗

綬具九錫服命之禮

善曰魏晉官

相綠綬綬范曄後漢書曰曹操自爲魏公加九  
錫韓詩外傳曰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



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鉅鬯謂之九錫也銑曰綬綵也綬丞相之服飾也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鉅鬯也錫賜也古者諸侯有大功必有此賜以示重賢也

使持節中書監王如故給九旒鑾輅

善曰甘泉鹵簿

曰游車九乘禮記曰東鑾輅駕蒼龍輅音路濟曰九旒旗也鑾輅車也黃屋左纛

徒溫溫輦涼車善曰漢書曰紀信乘王車黃屋到車輦涼車左纛李斐曰黃屋天子車以黃

繒爲蓋裏纛毛羽幢在乘輿衡左方上注之纛音導漢書曰載霍光尸以輶輦車文穎曰如今

喪輶車良曰此上皆天子服用之具以給之者示親重也黃屋者以黃繒爲車蓋也左纛以

毛牛尾爲之在駕車之馬驥上致之輶輦車天子喪車名也前後部羽葆

音保



鼓吹挽歌二部虎賁班劍百人

善曰漢書韓延壽給班劍鼓車

歌車張晏曰班劍幢也服虔曰如今鼓吹歌車也晉公卿禮秩曰諸公及開府位從公者給虎

賁二十人持班劍焉 翰曰以鳥毛爲幢幡者謂之班劍也 向曰虎賁勇士名也班列也言

使勇士行列持劍以爲儀仗也 葬禮一依晉安平獻王孚故事

善曰王隱晉書曰孚字叔達宣帝次弟也封安平王薨謚曰獻詔喪事一依漢東平獻王孚故

事 翰曰晉宣帝弟謚曰 公道識虛遠表裏融獻竟陵葬禮一依孚故事

通淵然萬頃直上千仞

善曰范曄後漢書郭林宗曰黃叔度汪汪如萬

頃之陂魯連子曰東山有松千仞無枝非爲正直無枉自然

僕妾不覩其喜

慍近侍莫見其傾弛

善曰晉中興書曰衛玠終身不見其慍喜王隱晉書



日王邵為丹陽尹善禮儀操人近習未嘗見其  
墮替銑曰愠怒弛廢也言其道德遐遠故喜

怒之色不可親焉謹奉禮法  
故傾廢之事莫能見之也  
他人之善若已有

之善曰尚書穆公曰人之有技若己有之  
民之不臧公實五臣本作實公

貽恥善曰尸子曰見人有過則如己有過虞秀氏之盛德也  
向曰臧善也貽猶有也言

接恂恂降以顏色善曰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王肅曰

恂恂溫恭之兒濟曰進納賢良則和悅而方下其顏色也誘進也恂恂和悅兒降下也

於事上好下規已善曰魏志劉寔曰王肅方於事上而好下接已此一反也

翰曰方正也言以正道事上也每所  
為事不善者好下人作規諫於已也  
而廉於殖

財施人不倦善曰左傳叔向曰齊桓施舍不財施人不倦倦求善不厭  
向曰殖猶資也帝



子儲季令行禁止

善曰文子曰夫抱順效誠者令行禁止

帝子故曰帝子皇

國網天憲實諸掌握

善曰范曄後漢

太子弟故曰儲季

書劉陶曰今權官手握王爵口含天憲淮

南子曰執節於掌握之間

良曰實致也

鞠人於輕刑錮人於重議

善曰東觀漢記曰袁安為尹十餘年政令

公平未嘗以賊罪鞠人常嘆曰凡士之學高欲

望宰相下及牧守錮人於聖代尹不忍為也

向曰鞠問也錮執也言人有輕刑者寬而

不問議人罪名不執其重科蓋仁人也

人有

不及內恕諸已非意相干每為理屈

善曰晉中興書曰衛

玠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任

是

翰曰以辭卑屈之則非意不能相干也

天下之重體生民之俊

善曰孟子曰伊尹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如此



東觀漢記鄧曄曰天生俊士以爲民也

華衮與緼緒呂同歸山藻

與蓬茨俱逸

善曰潘岳密陵侯鄭公碑曰公雖違華衮猶朱其紱韓詩子路曰曾

子褐衣緼緒未嘗完論語曰臧文仲山節藻梲包咸曰節者柄刻鏤爲山梲者梁上楹畫以藻

文聖主得賢臣頌曰長於蓬茨之下銑曰言

齊其貴賤好惡也華衮三公三衣服也緼緒貧

賤服也山藻華屋也蓬茨

草屋也逸樂也俱皆也良田廣宅符仲長之

言善曰范曄後漢書曰仲長統字公理山陽人

就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嘗論之曰使居有良

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足以息

四體之役何曰後漢仲長統常論曰使有良

田廣宅臨川溝水足以息四體之役也言竟陵

王志願此事嘗有此言

故云符仲長之言也

山洛水協應叟之志



五臣本作性善曰應璩與程文信書曰故求

遠田在閔之西南臨洛水北據邙山託崇岫以

為宅因茂林以為蔭濟曰叟老也應老謂魏

應璩與程文信書云南臨洛水北據邙山託崇

岫以為宅因茂林以為蔭言丘園東國錙銖軒

竟陵王亦合此信也協合也丘園東國錙銖軒

冕善曰以東國若丘園輕軒冕猶錙銖者鄭玄

日言君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錙銖矣良

日東國魯也謂周公所封以之為大也八兩為

錙十累為銖皆言輕也見東國如丘園之小視

軒冕若錙銖之輕欲乃依五臣本林構宇傍巖

退靜山居為重也作仍林構宇傍巖

拓架翰曰拓開險隘清媛與壺人爭旦緹提幘

與素瀨交輝善曰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詩曰

明月照緹幕楚辭曰戲疾瀨之素

水銑曰清媛謂媛鳴聲清也壺人壺刻漏人

也夜作聲以候曉也言山中媛與刻漏之人俱



有聲若相爭而候其曉也緹赤繒以為幙裏者言張設於水與素波交映為光輝也瀨波也

置之虛室人野何辨

善曰莊子曰虛室生白孟

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劉熙曰當此之時

雖云隔起悟必有比

向曰置此小山中高人

何點躡屩於鐘阿徵士劉虬獻書於衡岳贈以

古人之服弘以度外之禮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

也隱居東離門下望之墓側豫章王命駕造門  
點後門逃去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命尚  
不屈非吾所議遺點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  
以通意虞孝敬高士傳曰何點常躡草屨時乘  
柴車蕭子顯齊書又曰劉虬字虛豫南陽人也  
豫章王為荊州牧辟虬為別駕遺書禮請虬脩



賤答不應命子良致書通意虬荅書後以江陵  
沙洲人遠乃徙居之魏志曰太祖賜毛玠素屏  
風素憑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以古人之服  
千寶晉紀何曾謂太祖曰阮籍如此何以訓世  
太祖曰度外人也宜共容之齊曰何點皆當  
時賢人隱居者躡步也屬草鞋也鐘阿鍾山也  
竟陵王遺何點嵇叔夜酒杯徐景之酒鎗故云  
古人之服謂服用之物也豫章王為荊州牧辟  
劉虬虬以書荅不應辟故云獻書也衡山虬所  
居也自衡山作書以獻於王後豫章王命竟陵  
王作書與虬致以殊禮徵士謂  
德高徵而不就皆曰徵士也  
**申其趨王之意**  
善曰戰國策曰先生王叔造門  
欲見於齊宣王宣王使謁者迎  
入王叔曰叔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叔為好士  
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宣王曰先生徐入寡人  
請從宣王因趨  
而迎之於門  
**乃知大春屈已五王君大降尊**

**屈以好士之風**



善本有憲后致之有由也五臣本無也字善

於字  
字大春扶風人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居北宮皆好賓客更遣請卅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貴盛乃諛五王求錢千萬約能致卅別使人要劫之卅不得已既至就故爲設麥飯葱菜之食卅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致盛饌乃食東觀漢記曰荀恁字若大鴈門人也永平中驃騎將軍東平憲王蒼辟恁署祭酒敬禮焉後朝會上戲之曰先帝徵君不奉驃騎辟反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惠下臣故不來驃騎將軍執法檢下臣故不敢不來良曰憲后即獻王也致之其并有由言雖隱逸致而用之必有所由也

木之奇泉石之美公所製山居四時序言之已

詳向曰言山居四時  
文皇帝養德東朝同符作



者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文惠太子懋字雲喬世祖長子昭業即皇帝位追尊為文皇帝山濤

啓事

曰保傳不可不高天下之選羊祐秉德義

克已

復禮東宮少事養德而已論衡曰治國之

道

一曰養德養德者養名高主之人亦能敬賢

禮記

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

之謂也

銑曰謂文帝未即位時養德於東宮也同符契於作者之列有所述焉

東宮

也同符契於作者之列有所述焉

九言實該百行

善曰竟陵王集有皇太子九言言德言賢言親言善言靜言昭

言真言節

言義孔藏與從弟書曰學者所以飾

百行也

翰曰文皇帝著九言之書一曰言德

二曰言親

三曰言賢四曰言生五曰言善六曰

言靜

七曰言昭八曰言節九曰言義此書實可

以通人之百

行也該通也

遵

善本作

衿

離於未萌申罔古

戒於茲日

善曰衿襜施衿結帨曰勛之敬之毛詩曰親



結其襦九上其儀毛萇曰襦婦人之幃也幽通  
賦曰既訊爾以吉象又申之以炯戒何曰遵  
法也襦帶也炯明也言書之可為法則佩於非  
衿帶以慎未萌又可申為明戒行於今世也

直旦暮千載故乃萬世一時也命公注解善曰

日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

之也竟陵王集有皇太子九言注解銑曰謂

九言非但朝暮見之如千載之遇亦萬世

已去有此一時之美故命竟陵王注解衛將

軍王儉綴而序之善曰竟陵王集云衛將山宇

初構超然獨往之士山谷之人也輕天下細萬

物而獨往者也司馬彪注曰獨往自然不復顧

世濟曰謂上依林九言之序也傍巖所構屋

宇顧而言曰死者可歸誰與入室尚想前良俾



若神對

善曰國語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曰死者若可作吾誰與歸思玄賦曰尚

前良之遺風王隱晉書劉琨曰神爽忽然若已之侍對也

良曰顧幽中屋宇而言也死者可

歸謂自古賢聖既死矣可復生乎言不可也誰與入室謂無賢聖與其入此室則想前賢良之

人欲畫之於室使若魂神與我相對也

乃命畫工圖之軒牖既而

緬屬賢英傍思才淑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緬思兒翰曰緬遠也淑美也

匹婦之操亦有取焉

何田列女亦圖畫也

有客游梁朝者

從容而進

銑曰梁朝謂梁孝王好賢今假設有客游梁朝者以發後詞

曰未

見好德愚竊惑焉即命刊削投杖不暇

善曰論語孔子

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禮記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弟子吊之子夏曰大乎予之無罪曾



子怒曰喪爾親使人未有聞喪爾子喪爾明汝何無罪子夏投其杖而拜之濟曰言畫列女似好色不好德而游梁之客譏之云愚竊惑焉竟陵聞過將遷即命使除荆列女之圖也曾子言子夏之過子夏投杖而拜之悟過也言竟陵王知過投杖不暇言急而忘投也投奔也杖謂所柱之杖公以爲出言自口驥騶不追聽受一謬差以千里善曰鄧析書曰一言而非駟馬不能追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翰曰驥騶良馬也聽受人言恐有一失差於千里謂去於所言所五臣本造箴銘積成卷軸門階戶席遠也寓物垂訓善曰李尤集序曰尤好爲銘讚門階戶席莫不有述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作春秋垂訓後嗣向曰謂門階戶席先是言作箴寄情於物垂示於人所訓戒也先是



震于外寢匠者以爲不祥將加治葺公曰此天

譴也無所改脩以記吾過且令戒五臣本作誠懼不

怠善曰左氏傳曰震夷伯廟罪之弔屈原曰逢時不祥杜預左氏傳注曰葺覆也左氏傳曰

晉侯求介之推不獲以縣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翰曰震謂霹靂也外寢外屋也

匠者謂占禍福人也治葺謂脩治也譴謂遣告其有罪也怠慢也言人勸脩所震之室公將記

過且爲從諫如順流虛已若不足善曰王命論誠懼也

流莊子曰人能虛已以游於世其孰能害之老子曰太白若辱廣德若不足良曰虛其已心

以受人言常至於言窮藥石若味滋旨善曰左氏傳曰

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銑曰受人藥石之言若味滋美之味也藥石謂



忠言益於人如

**信必由中貌無外悅**

善曰左氏傳曰周鄭

藥石之除疾

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

中心也言信人忠言實由中心也凡受人忠言者則外兒雖悅而中心實怒

**貴而好禮怡寄典**

**墳**

善曰論語子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左氏傳楚子曰左史倚相讀三墳五典

曰怡樂也

**雖牽以物役孜孜無怠**

善曰孫卿子曰是謂以已為物

役謂尚書曰禹曰予思日孜孜又曰無怠無荒翰曰物役謂從王事也孜孜勤兒謂雖役從王

事勤而好道無懈怠也

**乃撰四部要略淨住子**

善曰淨住序云遺教

經云波維提木叉是汝大師若住於世無異我也又云波羅提木叉住則我法住波羅提木叉

減則我法減是故衆僧於望海再說禁戒謂之布薩外國云布薩此云淨住亦名長養亦名增



進所謂淨住身口意身繫意如戒而住故曰淨  
住子者紹繼為義以沙門淨身口七支不起諸  
惡長養增進菩提善根如是脩習成佛無差則  
能紹續三世佛種是佛之子故云淨住子  
曰又撰集四部書以甲乙丙丁次之述略  
佛教以為子史之書淨住子謂佛教也 並勒

### 成一家懸諸日月

善曰漢書曰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闕成一家言楊雄

方言曰雄以此篇目煩示其成者張伯松伯松  
曰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 銑曰此言書傳

之後世如日月懸  
於天永不朽也

### 弘洙泗之風闡迦維之化

善曰

禮記曾子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  
間鄭玄曰洙泗魯水名也瑞應經曰菩薩下當  
作佛語生天竺迦維羅衛國 良曰洙泗水名  
孔子講教之處迦維佛國名言能弘大孔子之  
風闡釋迦 大漸彌留話言盈耳黜殯之請至誠  
之化也



懇惻

善曰尚書曰疾大漸惟幾病曰瘵既彌留

始開帷之亂洋洋乎盈耳哉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王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召蘧伯玉而貴之彌子瑕退之徒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死以尸諫

翰曰衛

大夫史魚病將卒同善注是爲黜殯也言竟陵將死此請亦懇惻而惻痛

豈古人所

謂立言於世沒而不朽者歟易名之典請遵前

烈謹狀

善曰左氏傳曰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

穆叔對曰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也禮記曰公叔文子卒其子戌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諸所以易其名者

濟曰言豈古人所謂立



言不朽者歟蓋易名立謚  
典諡遵奉古人之盛烈

# 弔文

## 弔屈原文一首

并序

### 賈誼

誼爲長沙王太傅既

五臣本無既

以謫去意不自得

善曰韋昭曰謫譴也字林曰文厄切良曰謫責也言誼非罪被責出於長沙遠國也意不自得謂不

得志也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

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矣哉國無

人兮莫我知也遂自投汨羅而死

向曰汨羅水名誼追



傷之因以

善本無以字

自喻其辭曰

善曰應劭風俗通曰賞誼與鄧

通俱侍中同位數廷機之因是文帝遷為長沙太傅及渡湘水投弔書曰闡葺尊顯佞諛得意以哀屈原離讒邪之咎亦因自傷為鄧通等所憫也

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

善曰張晏曰恭敬也越絕書曰恭承嘉惠述暢

往事琴操伍子胥歌曰俟罪斯國志願得兮翰曰恭承嘉惠謂承天子之命也俟待也側

聞屈原兮自沉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曰善

韋昭曰皆水名羅今為縣屬長沙汨水在焉汨音覓列子曰吾側聞之言至湘水託流而弔

銑曰造就也湘水名汨羅水流入湘川故就託此水而弔之先生即屈原也

遭世罔

極兮乃隕厥身

善曰張晏曰讒言罔極罔極言無中正周書文王曰惟世罔極



汝尚助予濟曰言遭當世讒邪鳴呼哀哉逢

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翺闕合七茸如尊顯兮

讒諛得志善曰胡廣曰闡茸不才之人無六韜

世也字林曰闡茸不肖也翰曰鸞鳳喻賢人

也鴟梟惡鳥也諭讒人也竄藏也良曰闡茸

皆小人也言小人為尊重之位賢聖逆曳兮方

正倒植善曰胡廣曰逆曳不得順道而行也倒

植植者賢不肖顛倒易位也植史記音值

銳曰逆曳謂不得順其正道也賢良方正世謂

隨夷為溷

胡本

今謂跖之

躋

居

為廉

善曰服虔曰

隨也韋昭曰夷伯夷也溷濁也史記隨字作伯

李奇曰跖魯之盜跖躋楚之莊躋何曰卞隨



伯夷皆古之貞介士也盜跖莊蹻皆盜賊之人也言人皆反以貞介為溷濁盜賊為廉清者喻  
不肖賢用莫邪為鈍兮鉞刀為銛息廉反善曰  
將者與歐冶同師俱作劍闔閭得而寶之以故  
使干將造劍二故一曰干將二曰莫邪莫邪干  
將妻之名也漢書音義曰銛微謂利也翰曰  
莫邪神劍名也鉞錫也銛利也言君賤賢用不  
肖以神劍為鈍于嗟默默生之無故兮善曰應  
以錫刀為利也助曰默  
默不得意也臣瓚曰先生謂屈原鄧展曰言屈  
原無故遇此禍也毛詩曰吁嗟鳩兮濟曰默  
默失意兒生謂屈生也  
屈生無故有此禍也  
幹棄周鼎寶康瓠兮善  
如淳曰幹轉也史記音烏活切爾雅曰康瓠謂  
之甌李巡曰大瓠瓠也甌丘列切翰曰幹轉  
也周有九州之鼎言大鼎也康瓠瓠也言時君  
弃賢用不肖亦猶轉弃大鼎之器而寶其瓠瓠



也騰駕罷

五臣本作疲

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

車兮

善曰戰國策汙明曰大驥服鹽車上太行中坂遷延負轅不能上良曰騰奔也言

御車者但奔駕其疲敝之牛乘其蹇跛之驢使良馬駕鹽車亦猶賢人在野小人在位驥良馬

也章甫薦履漸不可久兮

善曰冠當加首而以薦履到上為下故漸

不可久也儀禮曰士冠章甫殷道也銑曰章甫冠也薦籍也冠之在上履之在下章甫薦履

者謂以冠踐籍於足以履之也喻賢在下此為亂之漸也其國不可久居之嗟苦

本作

先生獨離此咎兮

信

曰已矣

善曰應劭曰嗟咎嗟

苦勞苦屈原遇此難也張晏曰訖離騷下竟亂辭也向曰訖告也此總告前意亦如亂曰之

類也已止也言止矣不可咎嗟之意也

國其莫我知兮獨壹鬱其



誰語濟曰國謂君也言君既不知我心獨聚鳳

漂漂其高逝兮固自引而遠去善曰張晏曰史記音漂匹遙切

翰曰漂漂高襲九淵之神龍兮湯飛兒逝往也深潛以自

珍善曰張晏曰音義曰襲覆也猶言察也莊子曰千金之珠必九重之淵而騷龍領下張晏

曰勿潛藏也向曰襲猶察也言察於神龍則知藏於深淵之處可以自珍寶也言君子在亂

世可以隱也倜倜倜倜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

蛭質寅音引善曰應劭曰蝦蟇水蟲害魚者倜

蟻音遼銑曰倜殊也蝦蟇水蟲食魚者蝦蟇

蟇也蛭蟇皆水蟲也言神龍之德且殊於蝦蟇以隱處於深淵之中豈復隨從其小蟲也君子



但避亂世以隱居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  
不可與小人從仕而自藏使騏驥可得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

善曰莊子曰宣尼見蛾丘之將是聖人僕也是  
自埋於民自藏於畔郭象曰進不榮華退不枯

槁也翰曰騏驥良馬也言君子之德遠避濁世  
則如良馬見係絳而羈束也及其用之乃騁千

里之道其不用與受五臣

犬羊之才無異也舟作盤紛紛其離此尤兮亦

夫子之故也

李奇曰般父也紛紛亂也應劭曰般音班或曰般恒不去紛紛構謬意

也犍爲舍人爾雅注曰尤怨大也李奇曰亦夫

子不如麟鳳不逝之故惟此咎善曰言般恒

不去離此愆尤亦夫子自爲之故不可尤人也  
良曰言屈生盤恒於亂時不能避去遂及此罪  
亦屈生自爲之故也盤桓不進見歷九州而相  
紛亂離及尤罪也夫子謂屈生也



其

臣本無其

君兮何必懷此都也

善曰言知時之亂當歷九州相

賢若而事之何必思此都而遭放逐向曰鳳言天下之君皆可輔相何必懷思此楚都

皇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徵

兮遙增擊

五臣本作搖增翻

而去之

善曰如淳曰鳳皇曾擊九千里純雲

氣遙遠也增高高上飛意也鄭玄曰擊音攻擊之擊李奇曰遙遠也增益也史記擊字作翻文

子曰鳳皇飛千仞莫之能致也禮記曰德輝動乎外險徵謂輕為徵祥也銑曰鳳皇喻賢人

也言鳳皇高飛下覽有聖人之德者乃下而見於時也賢人亦擇明君乃事也千仞言高也

翰曰細德猶無德也言見時君無德左右奇險恣為徵祥則搖舉羽翮而去也增舉也

尋常之汙鳥瀆兮豈能容夫吞舟之巨魚

善曰應劭



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莊子曰弟子謂庚桑楚  
曰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魴爲之  
制也良曰汗漬謂小池水也吞舟巨魚謂大  
魚腹中可容舩也言小池水之中不能容吞舟  
之魚暗君亦橫江湖之鱣五臣本作鯨今固五  
不能用賢也臣橫江湖之鱣五臣本作鯨今固五  
作將制於螻蟻五臣本作螻蟻善曰晉灼曰  
故將制於螻蟻五臣本作螻蟻善曰晉灼曰  
漬必爲螻蟻所見制以況小朝主闇不容受忠  
迂之言亦謂讒賊小人所見害也鱣或鱣史記  
鱣張連切鱣音尋莊子庚桑楚謂弟子曰吞舟  
之魚碭而失水則螻蟻能苦之戰國策齊人說  
靖郭君曰君不聞海大魚乎蕩而失水則螻蟻  
得意焉向曰鱣鯨亦大魚也以喻賢人螻蟻  
小蟲以喻讒佞人也言大魚橫於江湖之中一  
朝失勢止於平陸而螻蟻所制蓋賢者失位遇  
讒佞之所害



弔魏武帝文

并序

陸士衡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游乎祕閣而

見魏武帝遺令愴然歎息傷懷者久之

善曰毛詩曰嘯

歌傷懷

客曰

翰曰假設客言以發意也

夫始終者萬物之大歸

死生者性命之區域

善曰家語孔子曰命者性

始必有終矣尸子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同歸也

是以臨喪殯

而復悲覩陳根而絕哭

善曰國語曰楚子西歎所朝藍尹亶曰吾聞君

子思前世之崇替與哀殯喪於是有歎其餘則否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鄭玄曰



宿草謂陳根也 向曰臨見 今乃五臣無傷心

其喪殞之所則必悲哀也 銑曰以爲世異時遠

百年之際興衰無情之地 不可致情今之傷心

是興衰於無情之地矣自 意者無乃知哀之可

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 良曰言機空知事未機

答之曰 五臣本無 夫日蝕由乎交分山崩起於

朽壤亦云數而已矣 善曰左氏傳曰秋七月壬

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爲對曰二至二分日有

蝕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至相遇也其

他日則爲災陽不克也國語曰梁山崩伯宗問

絳人曰若何對曰山有朽壤而崩將若何 向

曰日月歲凡十二交會而後分當此交會之際

日月相掩故蝕也 銑曰山之崩倒謂年代積



遠其土朽故也。濟曰言日然百姓怪焉者豈

不以資高明之質而不免卑濁之累。善曰尚書曰高明柔

克高明謂日月也。良曰日月在居常安之勢

而終嬰傾離之患故乎。善曰穀梁傳曰沙麓崩林屬於山為麓沙山名

無崩壞之道而云崩故志之也。翰曰山止於地而不動故常安也終嬰傾離之患謂崩也

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善曰

後漢書曰左迴天唐獨坐謂中官左官唐衡也淮南子曰魯陽公與韓遼戰酣日暮援戈而麾

之日為之反三舍莊子曰申徒兀者也謂子產

曰今予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向日形骸內性命也言壯力亦



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

善曰崔寔政論曰及其出也足以濟世寧

民呂氏春秋公子牟曰心居魏闕之下許慎淮南子注曰魏闕王之闕也

天子已而格乎上下者藏於區區之木

善曰尚書曰格

于上下左氏傳楚靈王曰是區區者而不卑余也齊曰上下謂天地言功雖至于天地者其

死則藏之於小木之中光于四表者翳乎叢

爾之上善曰尚書曰光被四表左氏傳子產曰

良曰言德聲雖光明徧於四外者死則掩翳乎狹小之土也表外也叢爾小兒也雄心

摧於弱情壯圖終於哀志

翰曰弱情謂疾病也哀志謂將死也長

筭屈於短日遠跡頓於促路

善曰筭計謀也迹功業也思玄賦曰



蓋遠迹以飛聲向曰長筭遠跡謂平生鳴呼

謀長遠之事也短曰促路生命窮盡也

豈特瞽史之異闕景黔黎之怪頽岸乎銑曰特獨也瞽

史掌日蝕之官黔黎百姓也言豈獨日蝕其

山崩可為變異之怪乎則人命亦可傷也

所以顧命冢嗣貽謀四子善曰尚書曰成王將

王作顧命爾雅曰冢大也左氏傳里克曰太子

奉冢祀社稷之粢盛故曰冢子謂文帝也毛詩

曰貽厥孫謀良曰謂觀武帝臨終顧命於太

子使其嗣位遺謀於四子也冢嗣長子也貽遺

也四子謂丕植彪章也經國之略既遠隆家之訓亦弘又

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於小忿怒大過失不

當效也翰曰武帝自謂四子云吾在軍中所持

法皆是也當依而行之至於有小忿怒



及大過失汝善乎達人之讜言矣善曰聲類曰等勿學我也

日讜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

泣下善曰魏略曰太祖杜夫人生沛王豹及高城公主四子即文帝已下四王也太祖崩

文帝受禪封母弟彰為中牟王植為雍丘王庶弟彪為白馬王又封支弟豹為侯然太祖子在

者尚有十一人今唯四子者蓋太祖崩時四子在側史記不言難以定其名位矣向曰持執

也姬眾妾之摠名也女武帝有少女後為高城公主豹武帝小男名豹時年五歲後封沛王武

帝臨死時執此孩幼以示四傷哉曩以天下自

任今以愛子託人善曰孟子曰伊尹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如此列子相室

謂東門吾曰公之愛子也銑曰同乎盡者無

愛子則豹也託人謂託於四子



餘而得乎亡者無存

善曰言人命盡而神無餘身亡而識無存今太祖同

而得之故可悲傷也鄭玄禮記注曰死言精神盡也

翰曰性命同歸乎盡滅者則無餘勢也

而得乎亡沒者無有存其威神者謂武帝平生威勢一朝已盡而無威也

然而婉嬖

力房闥之內綢繆家人之務則幾乎密與

善曰班固

漢書哀紀述曰婉嬖董公力婉切毛詩曰綢繆束薪毛萇曰綢繆猶纏繆也杜預左氏傳注曰

幾近也銑曰婉嬖從順兒綢繆相親兒幾近也密猶細也言遺令於房闥家人則近於細碎

也又曰吾嬖好妓人皆

五臣無皆字

著

略銅爵

臺

善曰魏志曰建安十五年冬作銅爵臺良曰著置也武帝又有遺令云使妓人置歌樂

於臺上銅雀臺名

於臺堂上施八尺牀

五臣本作六尺牀

張善本



無張總歲帳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凡布細而疎者謂之總向曰總細布而疎者

以為靈朝脯上五臣本作設脯善曰漢書東

為脯方武切說文曰脯乾飯也蒲秘切濟曰

脯日晚時也脯乾飯也皆著於靈帳之前以祭

焉月朝十五日善本無輒向帳作妓翰曰月朝

五謂十五日也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

田向曰汝等謂四子也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

無所為學作履組賣也善曰舍中謂眾妾眾妾

賣之晏子春秋曰景公為履黃金之綦飾以組連以珠銑曰諸舍中謂眾妾無所為者令學

作履賣之組者以綵色飾之也吾歷官所得綬皆著陟藏中良



綬綵爲之以貫玉佩也藏猶積中藏也

吾餘衣裘可別爲一藏不

能者兄弟可共分之既而竟分焉亡者可以勿

求存者可以勿違求與違不其兩傷乎

善曰令衣裘別

爲一藏是亡者有求也既而竟分焉是存者有違也求爲吝而虧廉違爲貪而害義故曰兩傷

翰曰既而武帝崩兄弟盡分其物也向曰言亡人本可以勿求謂不可衣裳別爲一藏也既

有求則存者可以勿違令也今武帝有求是一傷也而四子違而竟分是兩傷也悲夫

愛有大而必失惡有甚而必得智惠不能去

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

善曰言愛是情之所厚故雖大而必失之惡是

行之所藏故雖甚而必得之故智惠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用其愛故可悲也尸子曾子曰父



母愛之喜而不意父母惡之懼而無咎然則愛與惡其於成孝也無擇令人難未得愛不得惡

矣翰曰人所愛者生也人理有死故必失生銑曰人所惡者死也全有涯故必得死矣翰曰雖智慧安能去死雖平生有威力身後沒

化安能固故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罕言焉善

老子曰前識者道之華論語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又曰子罕言利良曰前識謂達人也

罕希也言愛惡之事難保則達人若乃繫情累不用心謀之聖人希能言及也

於外物留曲念於閨房亦賢俊之所宜廢乎善

慎子曰德精微而不見是故物不累於內於是翰曰皆賢俊所不宜行之故可廢之也

遂憤懣而獻弔云爾善曰白虎通曰天子崩臣子哀痛憤懣

接皇漢之末緒值王塗之多違善曰東都賦曰系唐統接漢緒



荅賓戲曰王途蕪穢周失其取蔡邕釋誨曰王途壞人極弛漢書元帝詔曰政令多違何曰

緒業也塗道也佇重淵以育鱗撫慶雲而遐飛善曰以龍喻太

祖也重淵九重之淵也楊雄釋愁曰懿神龍之淵潛埃慶雲而將舉史記曰若煙非煙若雲非

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銑曰佇待重深也育鱗謂潛龍也慶雲端雲也遐遠也言

衛武待時育德乃撫節於雲天而運神道以載飛也言天命相感有如龍雲也

德乘靈風而扇威善曰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國語曰祭公謀父奕世載

德載猶行也翰曰載行也摧羣雄而電擊舉勅敵其如遺善曰

左氏傳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成列天贊我也杜預曰勅彊也漢書梅福上書曰

高祖取楚如拾遺何曰電擊言如電之威也勅彊也如遺謂擊彊敵如拾遺於地言易也

勅彊也如遺謂擊彊敵如拾遺於地言易也



指八極以遠略必翦焉而後綏

善曰淮南子曰八絃之外乃有

八極也

良曰八極天下也略取也翦謂除翦

暴亂也綏安也言天下可手指麾而遠取之除

翦暴亂而

釐三才之闕典啓天地之禁闡

善曰周易

曰易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

兩之故六范曄後漢書曰梁太后詔曰周舉在

禁闡有密靜之風

翰曰釐理也三才天地人

事也禁闡謂天地之闡元氣閉塞如禁門之不

通而武帝皆開舉脩網之絕紀紐大音之解徽

之啓開闡門也

善曰老子曰大音希聲許慎淮南子注曰鼓琴

循絃謂之徽

濟曰漢末政大亂禮樂崩壞而

武帝舉脩法網將絕復理且國家之政猶音聲

也若音之失調則亂也故武帝又繼太音之樂

調者復致大平紀理

掃雲物以貞觀要萬塗而

紐繼解失微調也



來歸

善曰雲物喻羣凶也左氏傳曰分至啓閉必書雲物周易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來

歸歸之於已也

翰曰言掃除羣凶以致天下

清平之理使天下殊塗而來歸其德焉雲物喻

羣凶貞觀猶清平也要猶使也萬塗猶殊塗也

不大德以宏覆援日月

而齊暉

善曰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禮記曰天無私覆淮南子曰爲帝異道而德覆

天下楚辭曰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宏普也

向曰宏普也濟元功於九

有固舉世之所推

善曰史記太史公曰惟祖元功輔臣股肱毛詩曰奄有九

有老子曰天下樂推而不厭

翰曰濟成元大

也九有謂天下也言能成功於天下則舉一世

所推其高德也

彼人事之大造夫何往而不臻

善曰左氏傳呂

相曰我有大造于西也杜預注曰造成也

何曰造成臻至也將覆簣於浚谷



擠子爲山乎九天

善曰論語孔子曰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孔安國

尚書傳曰擠墜也孫子兵法曰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

銑曰將覆簣爲山於深谷之中謂立大業也爲山將至九天忽山頽謂大功旣成而死矣覆簣謂盛土以覆之將爲山也浚深也擠

也隆也苟理窮而性盡豈長筭之所研善曰周易曰窮理盡性以

至於命鄭玄曰言窮其義理盡人之情性以至於命吉凶所定又曰研喻思慮也良曰凡事

至於窮理盡性則非長計所能研精而悟臨川之

有悲固梁木其必顛善曰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禮記曰孔子蚤作

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太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濟曰臨川有悲謂逝者不息如流是可

悲矣良材之人於國如屋有當建安之三八實

梁今死矣如梁木之顛墜



大命之所艱

善曰大命謂天命也尚書曰天監厥德用集大命

翰曰言漢獻帝

建安二十四年得病是大命之患也三八謂二十四也艱猶患也

雖光昭於曩

載將稅駕於此年

善曰史記李斯曰當今可謂富貴極矣吾未知所稅駕也

法言曰仲尼駕稅者也李範曰稅舍也

惟降神之繇

邈眇千載而遠期

善曰降神謂生聖智已千載一出故曰遠期也毛詩曰惟

嶽降神相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載一出賢人君子所思想思而不可得見者也

大生聖智也繇邈遠也言聖智生自幽遠也千載遠期謂千年一聖即武帝應之

武之未喪膺靈符而在茲

善曰茲此也此太祖也論語曰子畏於匡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曹植大魏篇曰大魏膺靈符天祿



方茲始春秋孔演圖曰靈符滋液以類相感良曰信此神武之道未喪故武帝當靈應之符

在此也善曰周雖龍飛於文昌非王心之所怡易曰飛

龍在天大人造也東京賦曰龍飛白水漢書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濟曰

文昌殿名言受王位於文昌殿故云龍飛也憤當受命時非武帝心所悅欲之蓋天命也

西夏以鞠施汧秦川而舉旗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四年三月王

自長安出斜谷劉備固險距守五月引軍還長安陳思王述行賦曰恨西夏之不綱毛詩曰陳

師鞠旅魏明帝自惜薄祐行曰出身秦川爰居伊陽翰曰西夏謂劉備也鞠養也旅衆也汧

度也舉旗謂戰也言憤見劉備練兵踰鎬京而養衆圖中國乃度秦川而與戰也

不豫臨渭濱而有疑冀翌日之云瘳彌四旬而



成災

善曰毛詩曰宅是鎬京荅賓戲曰周望非

豫公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公歸王翌日乃瘳

安國曰翌曰明日也瘳差也

京長安也不豫謂有疾也渭濱亦長安城也疑

謂病甚也言伐劉備過長安乃得病却至長安

城而病甚重也

也言遇疾之時冀明日乃瘳何至四十日而甚

重也

甚也

曰建安二十四年十月還洛陽東京賦曰乃反

旆而迴復漢書王莽冊命王寄曰峭澠之險東

向鄭衛新序大臣曰洛陽西有峭澠思玄賦曰

迴志竭來從玄謀

塗以反旆也峭澠二山名竭

來言歸去來也旆旗之屬也

次洛汭而大漸指

六軍曰念哉

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五年正月

至洛陽庚子王崩尚書曰東至於

洛陽



洛汭尚書曰疾大漸惟幾病曰臻既彌留尚書

曰帝念哉翰曰次至也洛汭東都也大漸謂病重將死也念哉戒令也臨終留顧六軍之士戒誓無有二心也

伊君王之赫

奕寔終古之所難善曰楚辭曰長無絕兮終古向曰伊惟也赫奕盛兒寔實也

言實終古威先天而蓋世力盪海而拔山善曰周易

所難有也曰先天而天弗違漢書項封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雖不逝田巴與馮衍書曰欲搖

太山而盪北海銑曰先天謂威勢為天下所先而才德蓋偏於當世盪動也言勇氣一鼓動

海援山也厄奚險而弗濟敵何彊而不殘良曰奚何也殘殺也

言雖險必齊也每因禍以提善本福亦踐危而

必安善曰難蜀父老曰遐邇一體中外提福說文曰提安也時移切濟曰提猶致也言



行征伐則爲禍也誅暴亂以安百姓是爲致福也雖陟踐危險其志如安憂國之深也

在茲而蒙昧慮噤閉而無端

善曰楚辭曰噤閉而不言噤巨蔭

切翰曰迄至也蒙昧謂疾重不曉事也噤閉謂不開口也言至此疾重之時慮其閉口則無

遺令之端也委軀命以待難痛沒世而永言

善曰鵲冠子曰

從祀委命鵬鳥賦曰縱軀委命論語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

何曰委弃身命以待死終痛沒此世而永言撫四子以深念循膚體而積

歎平聲鏡曰頽歎迨營魄之未離假餘息乎音

翰平聲善曰楚辭曰我營魄而登遐老子曰抱一能無離乎鍾會曰經護爲營形氣爲魄

良曰迨及也營魂也音翰謂作遺令也言及魂魄未離其形體假借餘息之氣以作遺令也



執姬女以頻瘁指李豹而灌焉

善曰孟子曰頻蹙而言頻

蹙謂人頻眉蹙顙憂兒也淮涕泣垂兒齊曰

姬女小女也李豹小男也頻瘁謂蹙眉而憂也

淮深悲兒謂遺氣衝襟以嗚咽五臣本涕垂睫

而而洸瀾善曰蔡琰詩曰行路亦嗚咽相子新論

臣曉涕出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涕泣流兮翟瀾

言也翰曰嗚呼謂悲多不得違率土以靜善作寐戢

彌天乎五臣本一棺善曰毛詩曰率土之濱古

傳曰戢聚也彌天豁志高遠也尚書五行傳曰

雲起於山彌於天淮南子曰吾死也朽有一棺

之上何曰言其違棄天下以死也乃戢歛彌

天之德於棺之中也率土猶天下也靜寐猶



死也 洛宏度之峻邈壯大業之允昌

善曰周易曰富有之謂大

業 銑曰洛嗟宏大

峻高邈遠允信也

思居終而恤始命臨沒而

肇揚

善曰穀梁傳曰先君有正終後君有正始也 良曰恤憂也肇初也言臨死始有抑

揚之

援貞客以悲

渠記

悔雖在我而不臧

善曰言為履組

及分香令臧衣裘是引貞客之道教為可悔之行也周易曰自邑告命貞客毛詩曰何用不臧濟曰援引也貞正也悲教也臧善也言引其正道客悔之事以教其四子不善者則可改悔雖已身亦為不善也謂上序所云

惜內顧之纏繇

恨末命之微詳

善曰西京賦曰嗟內顧之所觀張堅與任彥升書曰纏繇惠好

庶躡高縱尚書曰道揚末命也 翰曰內顧家事也纏綿親密也微細也詳悉也此機言武帝



之德甚高但惜其臨終下節乃於紆廣念五臣作家

姬妾親密遺令細碎詳述之甚也

人於履組向日謂遺令云學塵清慮於餘香銑

謂遺令云餘香分與諸夫人結遺情之五臣本作於婉變何命促

而意長陳法服於帷座陪窈窕於玉房善曰孝經曰非

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毛詩曰窈窕淑女漢書郊祀歌曰神之出排玉房良曰法服謂平生衣

服也窈窕美人兒玉房宣備物於虛器發哀音

於舊倡善曰禮記曰孔子謂盟器者備物而不

日宣布也備物謂平生所用物也虛器言虛設終不見用也倡女樂也即向帳作妓之是也

矯憾

五臣作憾

容以赴節掩零淚而薦觴

善曰家語曰子貢問



姑父母之喪子曰戚容稱其服楚辭曰長太息以掩涕 翰曰此謂衆妓妾奏樂不見君王

憂悲也矯舉也感憂也赴節謂赴曲之節會也薦進也 物無微而不存體

無惠而不亡

善曰言服玩雖微而必存儀形無善而必逝言物在而人亡也家語

孔子謂哀公曰君入廟仰視榱桷俯察机筵其器皆存而不覩人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

向曰言物之雖微必有長存者人體雖有思惠無不亡也 庶聖靈之響像想

幽神之復光

善曰響像音影之異名魯靈光殿賦曰忽縹渺以響像孫卿子曰下

和上譬響之應聲影之像形

苟形聲之翳沒雖音景其必藏

善曰音以應聲景以隨形形聲咸已翳沒影響故亦必藏也鵲冠子曰景則隨形響則應聲也

銑曰形翳則形滅聲沒則音藏音響是影也

微清絃而獨奏進脯糈



而誰嘗

良曰微調也。補乾飯也。言雖進脯糒誰復嘗而食之。

悼纒帳之冥

漠怨西陵之茫茫

善曰毛詩曰撥土茫茫齊曰悼痛也。茫茫草木見。

登

爵

五臣本作雀

臺而羣悲貯

直

美目其何望

平聲善曰字

林曰貯長貯也。傳雅曰貯視也。貯與貯同。毛詩曰美目盼兮。

翰曰張目視曰貯。言美人張目

遠視終不見君。王是亦何望也。

既晞古以遺累信簡禮而薄葬

平聲協韻

善曰禮繁則易亂厚葬則傷生能遵簡薄所以遺累。詩緯曰齊數好道廢義簡禮

宋均曰簡猶闕也。漢書劉向賢臣孝子亦命順意而薄葬。史記曰因其俗簡其禮也。何曰機

言我望古人奢華以爲遺累。信可以簡略於禮而尚薄葬也。

彼裘綬於何有

貽塵謗於後王

善曰言裘綬輕微何所有而空遺塵謗而及後王。

銑曰謂遺



令云吾衣裘別爲一藏後爲四子所分終  
亦何有也乃遺塵黷之謗於後世帝王也嗟大  
戀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善曰言情苟存乎大  
忘故可嗟也良曰嗟其大戀愛所覽遺籍以  
在心者雖賢哲之士不能忘情也

慷慨獻茲文而悽傷

祭文

祭古冢文一首

并序

謝惠連

善曰沈約宋書曰元嘉七年惠連爲司徒彭城王義康法曹參

軍義康修東府城城塹中得古冢爲之改築使惠連爲祭文留信待成也

齊同

善注



東府掘城北漸入丈餘

善曰丹陽記曰東府城西則簡文會稽王時第

東則孝文王二道子府道子領揚州仍住先舍故俗稱東府

得古冢上無封城

不用塋甃

步覓反也今謂之塋

善曰毛萇詩傳曰甃甃甃也

以木爲槨中有二棺正方兩頭無和

善曰呂氏春秋惠公

說魏太子曰昔王季歷葬於山之尾梁水

明器

之屬材瓦銅漆有數十種

善曰禮記曰孔子曰明器者神明之器也

多異形不可盡識刻木爲人長三尺可有二十

餘頭初開見悉是人形以物振撥之應手灰滅

善曰說文曰振杖也宅庚切然南人以物觸物爲振也廣雅曰撥除也補達切

銑曰應手即



破如灰

棺上有五銖錢百餘枚

善曰漢書曰武帝罷半兩錢行

五銖錢也

良曰五銖謂上有五銖字蓋漢朝所用也

水中有甘蔗節及

梅李核

胡

瓜瓣皆浮出不甚爛壞

善曰爾雅曰瓠犀瓣說文

曰瓣瓜中實也

白莧切一作辯字音練辨與練字通

齊曰瓜瓣謂瓜中子與肉心也

日出散在棺外也

銘誌不存世代不可得而知也公命

城者改埋於東岡

向曰公謂彭城王也

祭之以

豚酒既不知其名字遠近故假爲之號曰溟漠

君

五臣本無君

云爾

元嘉七年九月十四日司徒御屬領直兵令史



統作城錄事臨漳令亭侯朱林具豚醪之祭敬

薦冥漠君之靈忝總徒旅版築是司

銑曰旅衆也版築謂

牆版築杵也司主也

窮泉爲漸聚壤成基

良曰窮泉言深也壤熟土也

一槨既啓雙棺在茲捨畚

本

悽愴縱鍾漣洏

善本

作而

善曰左氏傳曰宋災陳畚揭杜預曰畚箕籠也揭居局切爾雅曰鍬謂之鍾周易曰泣

血漣如杜預左傳注曰而語助也

芻靈已毀

塗車既摧

善曰禮記曰塗車芻靈自古有之也翰曰芻草也言東草爲人馬也塗車

以塗爲車即明器也

几筵糜腐俎豆傾低盤或梅李

盎鳥

或醢醢

善曰爾雅曰盎謂之缶又曰肉謂之醢郭璞曰肉醬也音海說文曰醢醢也呼



蹄切 向曰几筵墓中所設靈座也 糜爛腐朽也 俎豆皆食器也 益尾器也 醢肉醬也 醢醢也

蔗傳餘節爪表遺五臣本作餘 犀善曰爾雅曰犀犀

實也白莧切 銑曰犀爪解也 追惟夫子生自何代曜質幾年

潛靈幾載為壽為天寧顯寧晦銘誌埋滅姓字

不傳今誰子後曩誰子先善曰寡婦賦曰潛靈

時人誰為子後嗣曩古 功名美惡如何蔑然百

堵皆作十仞斯齊善曰毛詩曰百堵皆興 濟

牆高下 墉不可轉漸不可迴翰曰墉牆也言牆

長短 黃腸既毀便房已頽循題興念撫脩臣



本作**增哀**

善曰漢書曰霍光薨賜便房黃腸題

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如淳曰

便房塚壙中室也埤蒼曰俑木送人葬也餘腫

切俑或為偶偶刻木以像人形五苟切  
以栢木黃心累在棺外謂之黃腸也房墓中室  
也題棺兩頭**射聲垂仁廣漢流渥**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曹褒

也櫬棺也  
遷射聲校尉射聲營舍有停棺不葬百餘所褒

親履行問其意故吏對曰此等多是建武以來

絕無後者故不得埋掩褒為買空地悉葬其無

主者設祭以祀之東觀漢記曰陳寵字昭公沛  
國人也轉廣漢太守先是雒陽城南每陰常有  
哭聲聞於府中寵使案行皆歲舍卒時骸骨不  
葬者多寵乃勅縣**祠骸府阿掩骼**

格**城曲**  
善曰禮記

葬埋由是即絕也  
日孟春之月掩骼埋胔鄭玄曰骨枯曰骼音格  
良曰祠祭也府東府也阿亦曲也骸骼並骨也



掩藏也。仰羨古風為君改卜。善曰孝經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齊曰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掩骼埋輪移北隍窆窆。臣五

本作東麓。善曰說文曰城池無水曰隍音皇左

也。窆夜也。厚夜長夜。葬為埋也。說文曰窆葬下

棺也。穀梁傳曰林屬於山為麓。齊曰輪葬車

之輪也。隍城池也。窆窆。壙即新營棺。仍舊不日善

墓中。埏道山足曰麓。鄭玄周禮注曰壙謂冢中也。葬非古周公

或為埏非也。向曰壙墓也。今葬非古周公

所存。善曰禮記武子曰合葬非古自周公已來

自周公以來。存此禮也。敬遵昔義還祔雙魂。善曰禮記孔

祔也。合之鄭玄曰祔謂合葬也。良曰酒以兩

祔合也。本有二棺。今還合雙魂而葬也。



壺牲以特豚

齊曰特一也

幽靈髣髴歆我犧樽嗚呼

哀哉

五臣本無此一句文曰幽靈潛翳李康

善曰魏太祖祭橋玄

忽有人形禮記曰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也許宜切翰曰畫生於樽故云犧樽也

### 祭屈原文一首

顏延年

善曰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出延之為始平太守之郡道經汨

潭為湘州刺史張邵作祭屈原文以致其意向注同

維有宋五年月日

銑曰少帝即位之五年湘州刺史吳郡

張邵

善曰沈約宋書曰張邵字茂宗吳郡人

恭承帝命建旗舊楚



善曰賈誼平屈原曰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周禮曰州里建旗鄭玄毛詩箋曰謂川長之屬陸機高祖功臣頌曰舊楚是分良曰旗幟幡之流也以鳥毛爲之刺史則建之行則引之於前湘州蓋舊訪懷沙之淵得捐珮之浦善曰楚辭楚地也

而自沈兮不忍見之蔽壅又曰捐余玦兮江中遺余珮兮澧浦濟曰屈生懷沙石自沈於汨

羅之水離騷經云遺余弭節羅潭艤魚舟汨渚

善曰楚辭曰路漫漫其悠遠夕弭節而高厲漢書曰烏江亭長艤船待如淳曰南方人謂整船

向岸曰艤翰曰弭節謂止駕也艤舟謂船附岸羅潭汨渚屈生自沈處也乃遣戶

曹掾某敬祭故楚三閭大夫屈君之靈善曰王

序曰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爲三閭大夫向曰戶曹掾三閭大夫並官名蘭薰



擢玉纘

五臣本作真

則折

善曰語林曰毛伯成負其才氣常稱寧為蘭摧玉折

不作蒲芬艾榮言子曰夫玉折而不撓勇也禮

記孔子曰君子比德於玉焉纘密以栗智也鄭

玄曰纘緻也銑曰蘭以香人好而採故多摧

也玉以貞白人皆寶而琢故有折者人有才識

亦亡身之本物忌堅芳人諱明絜

善曰堅芳即玉及蘭劉熙孟子注曰

白玉之性堅蔡邕度尚碑曰明絜

曰若先生逢

鮮白珪

良曰明絜謂忠直也

辰之缺

善曰賈誼謂屈原曰嗟若先生

獨離此

攘

濟曰先生謂屈原也辰

溫風急時飛霜急

時也謂逢時君之道缺也

節

善曰溫風長物飛霜殺物也周書曰小暑之節曰溫風至京房占曰三月建辰風衰急相鱗

上說曰飛霜厲其末焱風激其崖

翰曰溫風

所以養萬物而及於時也翁君以養人及時也



飛霜之積至於堅水喻謔言積乃見奔逐急節  
謂溫風忽然已變至於飛霜之時言政令苛急

也  
**羸芊**

羸

**蓬紛昭懷不端**

善曰羸秦姓芊楚姓

秦昭王使張儀譎許懷王令絕齊交又使誘懷  
王請與俱會武關遂脅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  
死於秦大戴禮曰太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比  
屬太保之任也  
向曰羸秦也芊楚也是時秦  
昭王楚懷王蓬紛為亂君道不  
正奔逐賢能也紛亂端正也  
**謀折儀尚貞蔑**

**椒蘭**

善曰史記曰楚懷王既繼屈平秦乃令張

儀事楚秦昭王欲與懷王會欲行屈平曰  
秦不可信王問子蘭蘭勸王行秦因留懷王王  
逸楚辭序曰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共  
譖毀之楚辭曰椒專佞以慢誼兮極又欲充夫  
佩緯王逸曰椒大夫子椒也楚辭曰余以蘭為  
可恃兮羌無實而害長王逸曰蘭懷王之少弟  
司馬子蘭也  
疏曰儀張儀也尚靳尚也是時



楚謀與齊為變以備秦兵乃為張儀斬尚等折

之遂絕齊交也貞正也蔑輕易也椒楚大夫椒

蘭懷王少弟子蘭也言屈生懷貞正身絕郢闕

之節而為輕易者蓋為椒蘭所譖也

跡徧湘干

善曰郢楚都也毛萇詩傳曰干崖也良曰絕遠也郢即楚也湘即水名干

間也言其逝如湘

比物荃蓀連類龍鸞

善曰輯子曰連

江故跡徧其間也類比物見者以為虛而無用王逸楚辭序曰善

鳥香草以配忠貞鸞龍鸞鳳以託君子

濟曰

荃蓀香草也屈生作離騷以香草龍鳳喻君子鸞鳳瑞鳥也

聲溢金石志華

日月

善曰金石樂也金曰鍾石曰磬吳越春秋樂師曰唐王之德可刻之於金石史記太

史公曰屈原憊然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推

比志也與日月爭光可也

翰曰金石言不

朽也日月如彼樹芬

善本

實穎實發

善曰毛萇言光明也如彼樹芬作芳

言光明也

如彼樹芬

作芳

實穎實發

日實發實



秀實穎實粟

翰曰芬香也穎禾秀也言

屈生猶如樹芬香之草也實秀發於時也

望汨

心歛

許穀

瞻羅思越

善曰吳質荅東阿王書曰精

良曰歛悲也越遠

也言懷思古人故思遠也

藉用

可塵

昭忠

難闕善曰周易曰

藉用白茅何咎之有夫茅為物薄而用可重也左氏傳君子

曰風有采繁采頻雅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

### 祭顏光祿文一首

王僧達

諡曰顏光祿即顏延年也五臣注同

維宋孝建三年九月癸丑朔十九日辛未王君以山羞野酌敬祭顏君之靈嗚呼哀哉夫德以



道樹禮以仁清

善曰沈約宋書曰孝建孝武年號尚書曰樹德務滋孔安國曰

樹立也清明也

良曰道之尊德之貴相須而成焉禮者以仁義清其本也

惟君之

懿早歲飛聲

善曰思立賦曰孟遠迹以飛聲

義窮幾豕

文蔽班楊

音盈協韻固楊楊雄言類若之

善曰幾豕謂周易班班也郭璞三倉解詁曰楊音

盈協韻

翰曰幾豕易道也班班固

性倖

幸剛

絜志度淵英

善曰楚辭曰體倖直以亡身兮倖猶直也

登朝光國實宋之革

善曰班固漢書述曰弱冠登朝蔡邕陳太丘碑曰紆

珮金紫光國帟勳國語季文子曰吾聞以德榮為國華韋昭曰為國光華

銑曰言實為宋國

之華

才通漢魏譽浹龜沙

善曰漢書曰龜茲化王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

英



八十里尚書曰西被於流沙漠說文曰北方流沙漠漢書李陵歌曰經  
萬里度沙漠說文曰北方流沙漠漢書李陵歌曰經  
濟曰漢魏之  
時多賢才故言顏君才通於前代也決服爵帝  
及也龜茲流沙遠國名言其聲譽遠也

**典棲志雲阿**

善曰言服爵雖依帝典而棲志實  
在雲阿言高遠也管子曰將立朝

廷者則爵服不可貴也張華勵志詩曰棲志浮  
雲翰曰言衣服爵命雖奉帝典而棲志實在

雲山之曲  
阿猶曲也

**清父妻**

**及比景**

共波善曰共波猶連  
波以喻多向

比言交友清絜而  
比光景共游波濶也

**氣高叔夜嚴方仲舉**

善曰

司馬彪續後漢書曰陳蕃字仲舉性方峻不接  
賓客銑曰叔夜嵇康也仲舉陳仲舉也為豫

章太守性嚴峻不接賓客  
畏之言顏君嚴明也方比也

**逸翮獨翔孤風**

**絕侶**

善曰郭璞遊仙詩曰逸翮思拂霄廣  
雅曰風聲也良曰言孤介不羣也  
**流連**



酒德嘯歌琴緒

善曰漢書班伯曰式乎式乎大雅所流連劉靈有酒德頌毛詩

日嘯歌傷懷琴緒緒引緒也

游顧移年契闊宴

處

善曰何敬祖雜詩曰惆悵出遊顧毛詩曰死生契闊翰曰魯達與顏君交游顧盼嘗移

年歲雖契闊為芒嘗同宴語居處也

不風首時爰談爰賦秋露未

凝歸神太素

善曰列子曰太素者質之始向

素無形也言人死後歸於無形也

明發晨駕瞻廬望路

善曰毛詩曰明

發不寐

鏡口明發謂從夕而至明也神駕謂靈車早出也瞻廬謂視平生所居也望路謂內

儀在心悽目泫情條雲互

善曰李陵詩曰仰視路也

良曰泫謂下淚條理也言情理忽失次而亂如雲之互更變也

涼陰掩軒娥月



寢耀

善曰姮娥掩月故曰娥月周易歸藏曰昔

月精

齊曰言涼陰之氣掩

微燈動光几牘誰

炤

翰曰几牘謂平生披讀典籍之

食衽長塵絲

竹罷調

何曰長

聖悲蘭宇屑涕松嶠

善曰楚辭

其如屑

銑曰宇室也

古來共盡牛山有淚

善

晏子春秋曰景公

於牛山北臨其國流涕曰

若何去此而死乎

笑公收涕而問之晏子曰使賢者常守則太公

相公有之使勇者常守則莊公有之吾君安得

此泣而為流涕是曰不仁也見不仁

之君一諂諛之臣二所以獨笑也

殲我明懿

善曰毛詩曰彼蒼者天殲我良人



我明美之德也

以此忍哀敬陳英饋

五臣作敬莫于饋

善曰蒼頡篇曰饋祭名也

申酌長懷顧望

五臣本作我

虛歔嗚呼

哀哉

善曰范曄爾長懷中篇

後漢書曰劉陶二疏曰喟而歎

翰曰歔歔悲也

六臣文選卷第六十